

無名氏

火燒的都門

火



無名叢刊第五種

無名氏著

火燒的都門

習作小輯之一

無名書屋主編
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刊行

目次

第一輯

| | |
|-------|----|
| 僧二 | 一 |
| 烽火篇 | 四 |
| 詛咒集 | 一一 |
| 大宗師 | 一九 |
| 火燒的都門 | 三〇 |
| 訴 | 三六 |
| 寶劍篇 | 四〇 |
| 夢北平 | 四五 |

霧·····五一

拉丁之彫落·····五四

第二輯

崩潰·····六一

絕望的呼籲·····七〇

薤露·····七五

劫運篇·····八二

今禹鼎·····八八

陽光·····九五

友·····一〇〇

鐐銜·····一〇三

月下風景·····一〇七

| | |
|----------|-----|
| 林達與希綠斷片 | 一一二 |
| 翠堤春曉插曲斷片 | 一一七 |
| 幻 | 一二一 |

第三輯

| | |
|-----|-----|
| 天真 | 一二九 |
| 水之戀 | 一四三 |
| 殘簡 | 一五三 |

第四輯

| | |
|-----|-----|
| 默想集 | 一六九 |
| 沉思錄 | 一八三 |

第

一

輯

僧二

僧甲

年在四十開外，細瘦的身材，面目清癯，他遁跡空門已二十餘年了。我在這廟裏卜居近二月，見他每次與別人交談，很少超過三句話以上。他像一隻把頭埋伏在沙中的駝鳥，怕見人迹，怕聽人聲。他走路時，像輕風行水上，低微得近於沒有聲音。他怕驚動別人，也怕別人驚動他。每當晨昏拜懺時，在雍容康莊的鐘鼓聲中，他的虔誠的面孔如一幅莊嚴的宗教畫，使我深深感動。

他僻靜得如孤雲野鶴，若干其他僧人都說他古怪，因為他們不能像他那樣有耐心的把歲月消磨在禪坐裏。我看見他禪坐時，不禁想起蟄居不動的蝸牛。每次日機來襲時，我從沒有看出他走出過。有一次我冒昧問他：對於中日戰爭有何感想，他瞠目不知所答，眸子裏閃爍着從未有過的迷惑，像一個樸實的農人第一次跨入一座繁華都麗的城市裏。我忘記了：他是從來不閱覽報

紙的

二十餘年來，他的歲月大部分均在那黝暗的禪堂裏流逝過去，這是一間不易見陽光的房子，泥地上不分春夏秋冬都是濕濕的。在晴朗的日子裏，上午室內有相當的光線供他默誦經卷，此外時間他皆盤膝坐在禪床上，閉上眼睛，雙手合十，僵硬得如一株枯幹。禪床上經常沒有他，他獨自浸沒在深沉的寂靜裏。

在禪床的前面的茶几上，香爐內燃了一支線香，線香一支又一支的殞滅了，這個寂然無聲的僧人枯坐在他的禪床上。

僧 乙

這是一個年青僧人，他告訴我：照陽歷算，只有二十二歲；他是不喜愛陰歷的。他的身材在常人以上，骨骼甚是闊大，但藍色袈裟在他的身上從未顯出整潔過。他尤愛趺着僧鞋，在大殿上來回踱着悠閒的步子。當他唸經拜懺時，臉色是不嚴肅的，如果沒有週圍的幽揚的梵音伴奏着，他的聲音或許會引起旁觀者一陣狂笑，那麼矯揉造作！他不常在禪床上靜坐，總愛到處亂逛，亂談，

活躍得如一隻喜鵲。但他每天也看一點書。他的藏書有數十冊。其中包含佛教史幾種大小乘經典，而大部分則是非佛教書籍，如克魯泡特金的一俄國文學史，一徐志摩的一受用小札，一魯迅的雜文。

有一個晚間，他從外面回來，我適由他身邊經過，嗅到一股酒氣，但昏黑的夜色使我不能看到他的臉色。這廟裏住有一些被疏散下鄉的人。據一位女太太告訴我，某一個深夜，她獨自在燈下看書，他站在她的窗子面前，嬉笑着道：『噢！這麼用功呵！』她未答。他又道：『這麼晚還不睡覺呵！』她狠狠釘了他一眼，他才狼狽遁走。據他們說，某一個清晨，有一個蓬鬆着頭髮的女人由他寢室裏偷偷溜出來。

這廟裏和尚並不出去爲喪事人家放餞口或做佛事，他終日甚是清閑，但並不感寂寞，臉上總堆着笑容如雲朵，而現在，當我執筆寫到這裏時，他的眼睛又從一本洋裝書面上抬起來，凝視着一個服裝艷麗的年青的遊山女客了，——這時他是坐在大雄寶殿的一株黑漆柱子旁邊的一條長橈子上面。

烽火篇

擬屠格涅甫

羅亭

七月夜風幽幽的歌唱着夢的溫馨，院中紫葡萄籐在柔柔呢喃着，滴滴綠葉的芳香無聲的墜落下來……他側耳傾聽：遠處炮聲雷樣地響着，輕輕搖撼着籠罩古城的微涼太空，身前後伴着他的，是靜靜的琥珀色的燈光。他記得，就在這間飽和着遠古氣息的小書齋裏，卅分鐘以前，曾捲起一場風波；他的三個得意弟子，氣咻咻地跑來，請他參加九十個熱血青年所組成的義勇軍，說是這個北方大城已被棄守，希望他能領導——但他毅然地搖搖頭。不錯，在文化界，他是被公認爲主張抗戰最力的名教授，然而，他所嫻熟的武器是舌與筆，不是鎗桿，雖然前二者在此時此地已無能爲力……

經過一陣激烈的爭辯，三個年青人紅着臉走了，——穿過幽暗的葡萄架，懷了一腔說不出的幽憤。

（哼，小伙子總是缺少涵養的！）

他的雙眼對室內作一次卅秒鐘的巡禮：八個籐書架在謙虛的侍立着，書卷的紙張氣息沁入鼻腔，他稍感到一點安慰，讓後腦勺舒適的落在柔軟的沙發背上。

遠地砲聲一陣陣緊起來，他腦子裏突然掠過一個問題，閃雷似地：『我怎樣逃呢？』

貴族之家

當寂靜伴着黃昏輕輕掠來時，這座古老的宅第愈顯得古老了。後花園內白楊樹梢上掛着落日殘暉，一抹肺結核患者頰上的酡紅；幾隻麻雀從彩色琉璃瓦上竄下來，在大廳裏織有古埃及楔形文的棕色地毯上傲步着。

嵌有金獅子頭式的一對剝落的朱門虛掩着。兩個白髮婦人坐在門內高背椅上，喃喃着，是「人下人」的打扮。

「現在的世界不是世界……」其中一個又矮又胖的說。

「比庚子年鬧毛子時還不順眼……」另一個瘦些的應和着。

「咳，想當年，老太爺在日，好不威風……皇親麼……哪個不奉承！」

「小主人的本事也不差。這兩年來，生意上很進了幾萬……就是皮氣有點怪。」

「要不，鬼子兵怎麼會找上門——說是沒答應做什麼維持會呢！」

兩人幽幽的嘆了口氣：「這個皮氣有點怪」的人被幾個矮子兵找去「談話」了，一直再沒有回來。

沉沉的暮色爲她們披上一重深紫色的紗，兩個白髮的頭無力地垂下來。

「聽說天津也完了，炸得怪慘的……」

「現在的世界不是世界……」

胡同的盡頭處裊起鶯音，暮色是愈益深沉了……

前夜

深夜迷茫如海洋，溢着鐵的濤聲。列車不時奔馳過去，追逐着它自己的長長影子。

岔道夫在他的白鐵屋外面徘徊着：

『這是第卅二趟了，兵車……怕不有幾萬大兵呢……嘿，好鬼子！有你吃的！』

他說不出理由的縱聲大笑，刻劃着深紋的臉上閃過一道紅光。吃有近卅年的「鐵路飯」了，（看這一大把灰白鬍子，）他從沒有這麼開心過。抬頭看了看滿天星斗，心中暗自忖度：『紅橋事件，紅橋……紅橋是個什麼瘟地方呢？』他曾經一逛一過上海，十五年前，但沒聽說過紅顏色的橋！

遠遠的，車站上逸出瞭亮的汽笛聲，他衝入白鐵小屋，匆匆提了盞紅燈，轉身向岔道處走去，邁着沉重的大步子，右脅下挾住紅綠旗。達到目的地，把紅燈置在地上，蹲下身子，向車站那一方瞭望過去：一列長長列車已向他這一面飛過來，汽笛聲在嚷着一讓開。於是么喝一聲，板轉岔道機，又站起來，揮動着綠旗。

『克隆！克隆！克隆！……』一條鋼鐵鱗從他面前遊過去了：鱗身上擠滿草綠色動物。看見這條鱗滾到路那邊去了，他不禁又哈哈大笑起來。

父與子

落着牛毛雨，清晨暗淡如黃昏，天地儼若臨喪，滲透沉鬱的情緒。崇山峻嶺是無邊際的海浪，洶洶湧湧的起伏着，點綴其間的大森林乃成爲綠色的島嶼。

他們在千巖萬壑間趲趕着行程，約一連人，經過大澤，草莽，荆榛……，現在正踏入一座猛惡的赤松林。奔波過一整夜的腿已如撤去韁繩的馬，不可收拾的向前邁進着，以一點鐘廿里的速度急行軍。

隊伍不啻是鋼鐵鎔鑄的，頑強而冷酷，飄散出慄悍的氣息。每一張鐵額上，鑄鏤着「戰鬥」；每一片銅唇上，寫着「要生活」。二百多條鋒銳的視線，輻輳在浩瀚的前途上，在那兒，不久將滙合上正在作殊死戰的友軍——他們加快腳步。

「孫家窪快了吧，爸……」靠隊伍盡端，一個青年人壓着嗓子問。

「還有卅來里！」他前面一個矮子答，年約四十左右。

濛濛雨不斷落，二百多件綠衣是濡濕了，背上的槍閃爍着銀白的水光，忽明忽滅地。幾顆赤

松子從樹上落下來

一支鐵的歌在他們的心裏飄浮着：

『我們都是神鎗手……』

……

煙

每隔卅秒鐘，十六吋口徑的野砲總要咆哮一次，排洩着一串串的原始憤怒。從敵人陣地，騰翻起一片片青煙，泛濫着濃烈的硝石氣息。軒轅氏的後裔們笑了，輕鬆的——在電光形的深壕裏。

青色的煙柱不斷升起，倉皇的，長長的……

笑聲……

煙，煙，……

新時代

蒼莽的揚子江環接着溫柔的嘉陵江，在它們交叉的手臂上，泊着這微笑的山城，衰老的軀體裏循環着青年的血液，跳動着年青的心……

肩負着雙重十字架的一日，山城到處飄起青白紅三色，一個地道的中國人，在這一日，嘴角上是該掛着微笑的，當雄偉的追擊敵人的砲聲由血紅的涪羅江傳來時——就是這條上了年紀的水流，二千年前，一個大詩人曾投在她的懷抱中。

黑夜邁着神祕的步子踱來了，夢幻似地，各色的燈浮在夜之海裏。人們波浪般湧到街上，結成爲一條長長的火炬行列，手中所提的光明聯成一條透明的蛇，在行列上面悠悠蜿蜒着。

十幾萬顆赤紅的心在暗紫色的夜天下跳動着，十幾萬顆微笑的花開放在人們嘴角上。

『慶祝我軍大捷！』

『中華民族萬歲！』

十幾萬條手臂突然高舉起來，平地上湧起一座莽蒼蒼的森林。

（一九三九年冬）

詛咒集

在疏散區

我走在疏散區，我的血液急速的流着，我的心急速的跳着。我能化身爲一支古琴，把我所看見的琤琤琮琮的彈出來嗎——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只是一葉白紙，或者是血。

我走在疏散區，我看見光明與暗影。我看見暗影一圈圈的擴大，但人們告訴我：這就是光明！我走在疏散區，我的心靈的手指撫摸着黑色的音符，但人們告訴我：這樣好的山水與風景，是不許流淚的。

我走在疏散區，鉛灰似地暮色一片片的沉重，我的足步也一步步的沉重，沉重……

花園

上帝造人類時，最先就給他花園，但花園却給上帝帶來無窮煩惱，無窮的美麗的罪惡。

一個幽玄的仲夏夜晚，當我經龍門浩上塗山時，路上，我看見一座豪華的花園：長長的門楣上髹漆着美麗的英文字：Night Garden；裏面點綴着慣於呼吸花園空氣的紳士淑女們，一個個臉上都很有樂觀。

在南山之陰，我也看見一座豪華的花園，門口也有着美麗的英文字：Pure Garden。當夜的黑色華翅如睡蓮花般悠悠展開後，紅色的綠色的大燈籠一盞盞張掛在樹林裏，幽幽摠出紅色的綠色的淺光。白色茶座子一張張隱在林葉深處，各自成一片天地，與外界完全絕緣。喁喁的人語聲有若月夜荷塘中的魚羣唼喋……

然而，我聽見從夜空裏震落下來的吼聲：

『這不是花園！這是墳墓！花園是在千千萬萬人正在流血的地方！』

我無言

一個清晨，我隨幾個友人登老君洞，我們的手杖響在大殿的白石階上，從大殿後面，一陣牌

——

『戰事現在還算平靜。黃昏時分，你再來吧，到處都是牌聲，比前方砲火還激烈似地。』
我低頭看空寂的白石階：我無言。

別墅中的笑聲

傍晚，我又一次在一座華麗的別墅旁邊漫步。我又一次聽見放縱的笑聲從玻璃窗裏激瀉出來，夾着留聲機的旖旎而狂放的音樂。

這笑聲比晨曦中的雀噪還瑣碎，比藉散彈的爆發還突兀，比海水的汩濫還富有蔓延性，比大風琴最低音與小提琴最高音的合奏還協和，比狂風怒吼中的牧鈴聲還詭秘，比——

但是，我憎恨這笑聲！

對話

「鄉間的生活很習慣？」

「鄉間的生活太安靜，我覺得枯燥，沉寂。」

「你是喜愛勞動？」

「勞動太累，我倒願意參加都市人的輕鬆活動。」

「那麼，你就要遷進城內？」

「不，那要等到霧季以後，空襲威脅較小的時候。」

「你現在的計劃是——」

「對不起，我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不，我是說，你的事業或理想——」

「對不起，我也從來沒有想到這個。」

「那麼，你現在的日常生活——」

「這還用問！吃一點，喝一點，悶了出去走走，倦了回來睡一睡……」

廟

遲遲的鐘鼓聲抑揚的繚繞着樑殿與佛像，慵困的梵唄聲抑揚的繚繞着樑殿與佛像，在遲遲的鐘鼓聲與慵困的梵唄聲中，一羣著黑色袈裟者匍匐在空廓的大殿上，像一羣黑色大蝴蝶。古廟的歲月在一次又一次的匍匐中逝去了，習慣於匍匐的著黑色袈裟者，並沒有看見古廟外面的天穹已被遠方烽火染紅，他們是深深的深深的沉浸在靜寂與虛空裏。靜寂與虛空，正像金色寶爐裏散逸出來的藍色烟篆，一重重的，一重重的，纏裹着他們，一重重的，一重重着，像紫色的霧，霧，霧……

繁華

『重慶市所有的繁華都搬到這個小鎮上來了。你看，重慶人看電影，還須渡江到此地來。』友人的話並沒有說錯。這個小鎮的電影院，雖然是與這個戰時古國一樣的殘破與簡陋，但每一場總擠滿了從各地來的人。好萊塢音樂的艷麗羽翼不斷從院內飛出來，掠過樸素的田野，

樸素的邱陵，樸素的公路……

我親耳聽見一個從前方歸來的武士低低問我：

『這也是後方嗎？』

消 費

在報紙上，我看見有人把生命消費在血與火的鬥爭裏。

在山中一個廟裏，我看見有人把生命消費在求求籤，下下棋，看看天……

彫殘的碉堡與碉堡裏的人……

彫殘的碉堡站在荒涼的邱陵間，堡頂早已頹圮，只殘賸下蒼白而衰敗的底層，四株斷壁像殘廢軍人的四支斷臂，悲壯而沉默的伸向藍色天空。堡的整個表情是莊嚴的，熱烈的，有着火燒後的古羅馬城的表情。它的存在意義，也正像古羅馬帝國所留下來的廢墟、神廟、荒坟、與墓碑一樣：告訴人一個悲哀的歷史的故事。

現在，——一個仲夏黃昏，我在碉堡左近逡巡，我聽見一聲聲呻吟從碉堡中傳出來，聲音是幽幽的，像暗夜洞簫的嗚咽。我踱到碉堡門口，在薄薄的暮色中，我發見一個枯瘦的青年躺在一條破蓆子上，他旁邊有老婦在嚶嚶垂淚。

這是一個比深秋最後一片殘葉還要枯萎的人，他的容顏比秋日最後一支枯老的蓮梗還要憔悴。人們可以肯定他的一隻足已跨到世界外面，他的一隻眼睛已經看見地底下的道路，他的生命之燭光，只餘下最後的一閃了。如怨如訴的呻吟與輕輕的呼吸，是他僅有的生命的符號。

我想起鄰人近來的傳說：一個人從長江下流被驅逐到這裏的難民收容所，又被第三期肺病驅逐到這個碉堡裏，人們因此不願再在這碉堡裏避警報了。

我沒有說什麼，只看了他們幾眼，（那個老婦是他的母親？）有點感到壓迫的退轉身子。

三天後，一個月夜，我又在碉堡左近逡巡，我的耳邊不再飄起如怨如訴的呻吟聲，環繞我的，只是淡淡的新月的光，以及林子裏捲來的松濤聲。

我輕輕走近碉堡門口：裏面只有一片空虛與灰暗，不再有一個生物存在。映着妖嬈的月光，我看見地下有一堆銀鉛色的灰燼：是紙錢。在堡的四周，也有着一堆堆銀鉛色的灰燼。一股含有

原始森林的恐怖意味的枯焦氣息，直衝入我的鼻翳……

我又想起昨天一個鄰人的傳說：一個黃昏，那個不幸的年青病人，已走出這個世界了。

詛咒以外

正像千千萬萬生長在城市以外的人一樣，他是啃田邊長大的。他的臉孔是高原黃土層的棕褐色，秋收後的田野的顏色。他所穿的制服，是泥土的鉛灰色。每日兩餐，他的食料裏也混雜着污濁的泥土。他的床鋪是乾燥的泥土地。他的唯一老伴侶，却是一枝很少沾惹泥土的三八步鎗。現在，他站在發着濃烈霉濕氣息的泥土上，在飛機庫旁邊的路上放哨，茂密的夜色凝成一片片黑色的溶液，在無聲無形的灑向大地，夜的黑暗是在饕餮的吞食着一切。

老朋友似地，他熟稔這黑的天，黑的地，黑的夜，他毫無所懼，毫不焦懼，因為，他相信——
明天！

（一九四〇年七月廿二日敵機轟炸中寫於塗山）

大宗師

巨靈

啊，這黑毒毒的夜，無月無星無燈無火，黑暗已凝結成一片。在夜空的黝暗穹窿裏，雷霆一陣陣，轟然崩裂着，相同一堆堆火山爆發。一條條白花花的蟒蛇，不時環匝着這恐怖的雷聲而狂舞，是閃電。暴雨從四面八方奔過來，化爲無數支箭鏃，瘋狂的射擊着大地與海水。狂風運轉着天馬行空的精力，怒龍般疾舞着，飛馳着，猶惡的向大地與海水猛撲着，狂噬着。大海被暴風雨猛烈進攻，也憤怒的反搏着，千千萬萬座排山倒海的浪濤，轉變爲千千萬萬匹才出檻的獅虎，在怒號着，狂噬着，奔騰着，馳騁着，似欲衝上天去。

在這毒夜裏，在這狂風暴雨裏，在這惡浪怒濤裏，一隻孤舟在掙扎着前進，如但丁煉獄中永恆推巨石上山的鬼靈。船篷被急雨狂撻得已然痲痺，船身被狂風惡浪猛噬得不斷蹦跳起來，整

個船每一秒鐘都可以被暴風雨捏碎，這一刻不能想像到下一刻的存在，死亡每一秒都在惡狠狠的張着野獸般的巨口……

羅馬大將朱里厄斯凱撒，這時正端坐在船上，全身凝靜得如一尊石像。他的眼睛燃燒着兩道火炬，強烈的閃耀在黑暗中，強烈的照射着坐在船板上的舟子。現在，他不再想到回羅馬後人民對他的喝采聲，以及暴風雨似地「萬歲」歡呼聲，代替的是耳邊愈響愈大的實際的暴風雨聲，波濤聲……

舟子面色慘白，渾身抖顫，喃喃祈禱着，動作機械得像僵屍。他的兩手雖然還把着舵，但每一個動作全由一股外力鞭撻而成，他早已不是他自己的主人。

陰魘魘的毒夜，黑茫茫的大海，電在閃，雷在鳴，狂風在怒嘯，暴雨在奔馳，惡浪在騰躍，怒濤在澎湃……

全世界已動員所有力量，來毀滅這孤舟。

孤舟在掙扎着，掙扎着，掙扎着……終於，舟子被一片原始的恐怖所緊緊擁抱，將被扼殺似地嚎陶痛哭起來：

「啊！我的上帝！我的救主……啊！你蒼天！你聖馬利亞！你萬能的大神……啊！請救救你的子民……啊……救命……救命啊……」

這絕望的哭喊聲，淒苦而哀厲的搖舞在黑暗裏，不斷被大雷雨聲與大風浪聲所吞沒……

舟子的身軀是逐漸的愈益癱軟，癱軟，癱軟……

當舟子癱軟得快要倒下，雙手即將離開舵把時，凱撒突然瘋獅子似地在黑暗中喊出猶惡的吼聲，這吼聲宛若要壓倒暴風雨與雷電，要擊碎全宇宙：

「我就是命運！我就是上帝！我就是救主！信仰我！把緊舵！往前進！向暴風雨與雷電宣佈！向全世界全人類宣佈！凱撒的名字非為毀滅而設！站在凱撒身邊的人，世界上沒有什麼敢毀滅他，能毀滅他！」

冰 層

無邊無際的冰層，無邊無際的慘白……

風咆哮着，雪怒舞着，寒冰化為無數千萬柄鋼刀，無情的猛刺着這一批飢寒交迫的潰軍。潰

軍的首領，喬治華盛頓，失落了靴子，赤足疾走在隊伍前面，疾走在刻骨寒冷的冰層上，狼狽得像一隻遍體鱗傷血污淋漓的野獸。他的衣服襤褸得還不如整日在污泥裏打滾的乞丐。他的頭髮被北風撕扯得錐心痛楚，被雪水衝洗得冒出寒氣，不斷濕淋淋的滴着冰冷的水點。這雪水浸透他的衣服，澆洗他的全身肌肉，他的臉孔比這可怖的雪夜還慘白，但他的眼睛即始終是兩顆燧石，堅定的凝視着前面。

與英國的鏖戰慘敗了，紐約，費列德爾菲亞，查理士頓……相繼陷落，他們不得不往內地潰退。

隊伍是一長列死灰色的蛇，疾速的在冰層上爬動着，爬動着……

冰層透露出無比的凜冽與寒冷，赤足走在上面，如走在刀尖上，痛楚得宛若有一千枝一萬枝利箭穿心射過。士兵們在痛苦的疲倦中抖顫着，不斷有人被寒冷與飢餓殺死，冰涼而飢餓的身子於是倒在冰層上，毫無抵抗的讓風雪繼續擊打。

然而，沒有一個人想到：爲什麼還要繼續前進？爲什麼還要繼續忍受這寒冷，飢餓，疲倦，痛苦？沒有一個人想到：爲什麼不向英國遠征軍投降，既然他們的軍艦與大砲是這樣利害？

沒有一個人想到：爲什麼阿美利加一定要脫離倫敦威斯敏斯特議會與白金漢宮的統治？脫離後又能獲得些什麼？

大伙兒只知道：首領華盛頓是在赤足前進，於是跟着前進；華盛頓並沒有倒下，於是竭力掙扎着不倒下；華盛頓並沒有發出一聲呻吟，於是努力遏制着不發一聲呻吟。

然而，現在，華盛頓他究竟在想些什麼？

華盛頓現在並沒有想什麼。他現在不能想什麼。他的整個心與腦，已被數千萬美洲人民的痛苦呼籲聲撕碎了：

『甯做痛苦的主人！不做幸福的奴隸！』

七月

聖安東郊外捲起一片血紅的火燄。

火燄狂舞着血紅的胳膊，搖顫着血紅的舌頭，紅銅色的光霞撕裂了夜的黑暗。在光明與黑暗中，爆裂着狂烈的鎗炮聲，刀劍聲，喊叫聲，騷囂聲，足步聲……

火燄在瘋狂的燃燒着巴斯蒂監獄。

千千萬萬人在瘋狂的攻打着巴斯蒂監獄。他們施用着從軍械庫搶來的鎗炮，彈藥，以及自己的刀劍，鐵門，斧子，棍棒，鏟子，甚至磚頭，石塊……

這象徵着皇權，黑暗，痛苦與奴役的古老堡壘，現在已失去了平日令人發抖的威嚴。在毒火的煎熬中，在人民的猛攻中，它第一次顫慄起來，它第一次認識了人民的力量。

全巴黎都被人民的吼聲震動了。羅浮宮中的路易十六與波邦皇族，第一次聽見人民有這樣雄大的吼聲。

爲了維持巴斯蒂的最末一次威嚴，爲了最末一次佈散黑暗與痛苦，守衛軍在頑強的抵抗着。然而，在人民的瘋狂進攻中，這抵抗力顯得是可憐的微弱，比狂風中的枯草還微弱。——古堡壘本身已看見即將不可避免的覆亡命運！

火燄在瘋狂的燃燒着。

鎗炮聲與刀劍聲瘋狂的怒號着，銳嘯着。

人民的吼聲瘋狂的衝過火燄，衝過鎗炮刀劍聲，衝過夜的黑暗，攻佔了全巴黎，不，全世界。

「自由」
「自由」
「自由」
「自由」
「自由」
「……！」

紅

伊里奇坐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宮裏。他縐着眉頭在批閱各方送來的公文與電信。爭先恐後撲入他眼簾的，是一串串比夜還黑比鬼魔還惡劣的消息：白色的軍隊在瘋狂的撲攻露西亞母親的黑土，牠在吞噬露西亞的人民……重要城市與據點相繼淪陷了，革命軍隊像被旋風驅捲的砂塵，敗北了，被敵人一步步猛逼着。莫斯科與聖彼得堡，是已經陷入危險的泥淖中，退下來，而敵人緊接着退軍的步子在進逼。白軍像洪水泛着瀾天的白浪，淹沒每一座城市與鄉鎮，洗劫每

一座田園與村莊。他們播散飢荒，瘟疫，與屠殺：千萬人被投進了死亡。

機器銹爛了。工廠夷成破瓦堆。槍膛裏沒有子彈。人肚裏沒有麵包。槍與人都飢餓着。

戰爭帶來了毀滅與災禍，全露西亞佈散了痛苦呻吟，千千萬萬人睜着空洞的眼在困苦中惶惑張望，農民抱着他們枯裂了不會生育了的黑土而哭泣：革命到底能把壓迫與掠奪掃蕩嗎？革命能使人得到生命和自由不能呢？

伏爾加河滾滾流着血腥的水。

聖彼得堡教堂的鐘聲業已死滅。

尼古拉二世與羅曼諾夫皇族在地底下陰笑着。

全世界人堅信：紅色統治即將崩潰。他們以爲：白色領袖丹尼金即將做克里姆林宮的主人了。

……

這一晚，一個高級軍事參謀把戰事最壞的消息帶給他，並要他切實考慮，是不是還能繼續支持下去，避免滅亡的命運……

『閉上嘴巴！不要再講了！』伊里奇憤怒的叫起來，兩眼射出紅湛湛的光燄：『現在，你立刻答復我，生命會不會滅亡？』

躊躇了一下，參謀長終於勇敢的回答道：

『生命不會滅亡！』

『那麼，革命將戰鬥下去！』

薩卡里亞河畔

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七月。深夜。薩卡里亞河靜靜流着。

人們都睡了，一切都睡了。但凱末爾却還在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走着。他不能睡。土耳其不許他睡。戰爭不許他睡。戰爭的大潰敗更不許他睡。他不能否認：戰爭現在已潰敗到不能再潰敗的地步了。全土耳其民族現在正站在生與死的邊沿上。那個曾出生過柏拉圖與阿里士多德的民族的後裔，現在正被唐甯街牽着鼻子，跨過愛琴海，向謨罕默德的子孫進攻。城市是一個又一個的陷落：阿非姆，卡拉喜沙，寇達希亞，尼士奇什爾……軍隊在節節敗退，千千萬萬的回教徒

顫慄於敵人的刀劍下，千千萬萬女人的淚水染濕了黑色的面紗，聖潔的可蘭經是被敵人馬蹄踐踏着……

國民軍的主要交通線，已完全被截斷。大軍已被迫撤退到薩卡里亞河畔，離革命首都安哥拉只有四十餘里。安哥拉，這舉着圓頂塔尖的清真教堂的都市，這有着和平棕櫚樹搖擺的城市，是自由的土耳其人民手中的最後一個大堡壘了。失去了牠，輝煌的土耳其歷史就要立刻響起悲慘的喪鐘，而從此，人民將淪入最黑暗的奴隸深淵，今後只合午夜匍匐於伊斯蘭教堂的白石階前，用眼淚去回憶中世紀鄂圖曼大帝的雄麗事業……

『啊，真主，不能！不能……』

一串痛苦的思想，鷄子似地在他腦際盤旋。他似乎看見被稱做「東亞病夫」的土耳其人民一列列被繩子繫着，由他面前經過，像一列列就要走上絞架的囚徒，面部籠罩着無言的悲痛，一個個是飢餓、病弱、愚駭、憔悴……

他又看見唐甯街、雅典、與君士坦丁堡傀儡政府伸出陰謀的黑手，誘降的黑手。這黑手從黑暗中伸過來，要把整個土耳其推入無底的深淵。

『啊，絕不能降！絕不能！』他像被豹子猛咬了一口似地，突然失聲驚叫起來：『爲了土耳其的光輝的傳統！爲了土耳其億萬代子孫……』

他來回走着，走着，瘋狂的走着。旋即，一個思想電光般閃過他的腦際：『準備九月總攻！』（註）薩卡里亞河或者是土耳其的墳墓！或者是土耳其的搖床！

……兩行感激的清淚從他眼角上流下來，透過這淚水，他從無邊的夜的黑暗裏看見土耳其的明天！

（一九四〇年夏）

（註）一九二一年九月，凱末爾軍乘希臘軍攻勢漸疲之時，在薩卡里亞河突採取銳不可當之攻勢，希臘軍大敗，退守厄士奇什爾原陣線。由此次大捷，國民軍乃得轉危爲安。而奠定土耳其民族戰爭之勝利基礎。

火燒的都門

啊，你火燒的城！

喲，你火燒的城！你用火焰與黑烟裝璜你的身子。你用創傷與血斑裝璜你的身子。我願意你如此。

喲，你火燒的城！你奴隸！你囚徒！你的命運是要受煉獄的毒火鍛鍊。現在，你英勇的屹立着，接受這鍛鍊了。我願意你如此。

我巡視你的子民：在火光中，到處都裝飾着他們的偉大的屍身！我願意如此。

我巡視你的子女：街，他們都勇敢的躺在血泊中，像一條條赤鱗巨鱗。我願意如此。

城喲！你火燒的城喲！你應該有毀滅的大歡喜！你是阿拉伯沙漠中的 Phoenix（不死鳳鳥）。

（你在火燄中化爲灰燼！又從灰燼中再生！

生命的刹那

像傳說中的御風而來的毒蜈蚣，炸彈聲由遠而近的一「瞿瞿」響着，帶來一陣陣陰森森的冷風，接着，洞前洞後洞頂爆發出雷樣的隆隆巨音，洞中登時充滿了窒息性的烟燄與火藥味。這是生命的刹那。我感到殘酷。在這一刹那間，人的生命飄忽得如大海中的一葉蘆葦，：

一分鐘後，巨音停止了，我的身子並沒有倒。我知道我還在生！

我憎恨這世界。如果千千萬萬人的生命，血，淚，還不能建築起一個新的國際秩序與道義，我甯願人類整個毀滅！

人性的尊嚴

卅多架太陽機邁入市空：傲慢，兇狠，冷酷，旁若無人……突然，一陣旋風，三隻鐵鷹猛衝過來，翅膀上閃着青天白日光輝，太陽機羣立刻零亂，其中有一架在烟火纏繞中頹然落下來，翅膀上的猩紅太陽失去了顏色……

啊，弟兄們！讚美那三隻鐵鷹吧，因為他們奠定了人性的尊嚴！

花袖章與巨人

當炸彈雨點般撲下來時，一個人屹立在天穹下面，屹立在他的崗位上，正視着這殘酷而猙獰的現實。

『人呵！你為什麼不走開！』一個聲音在他心裏響。

『因為我已佩了花袖章！』（註）一個聲音在他心裏響。

像冷靜的石碑，他屹立着，屹立着，沒有眼淚，也沒有笑。

漸漸的，他的軀幹高了，高了，高了……

終於，他成爲一個山岳般的巨人！

（註）花袖章爲防護團團員佩於左臂以資識別。

我的眼睛濕了

高射砲聲與炸彈聲還沒有停止在洞中，我聽見外面傳來悲壯而激昂的騷音，是消防隊的集合聲。我的眼睛濕了，我的心抖顫了。

「信仰」像一尊大神，站在我面前，對我吼着：

「中華民族絕不會亡！」

屍

一個人跪在岩邊，頭抵觸在充滿陽光的岩石上，身軀拱起如小橋，他似在向無際祈禱，但他
是屍！

一個人仰臥在沙灘上，滿身是灰塵，脚下響着長江的幽咽聲，他似在看藍天，但他是屍！

一個人斜倚在城牆上，兩手撫摸着膝蓋，長長的應屬於哲學家的黑髮垂下來，他似在閉目
沉思一個哲學問題，但他是屍！

一個人匍匐在地上，兩手直直的伸在前面，像一個兵在戰場上掙扎着前進，但他是屍！

一個人……

生前與死後

担架隊抬着一個人，他滿身黏貼着淡綠色的硫磺藥粉，點綴着凝滯的血跡。他的腦袋，變成半個猩紅的肉球，猩紅的腦漿腐爛如裂開的陳年石榴，與包裹着它的猩紅的血無法分別；在肉球與石榴外面，黏着豬鬃樣的短短黑髮。他所枕着的帆布，已為紅血滲透，堆積着一小簇爛肉與腦漿。他的眼睛，死魚般半睜着，在恨着什麼。他的嘴上還籠絡着一層黑色口罩。——他是警士！生前，他忠於職守。死後，他用他的可怕的屍身來證實敵人的罪惡。

靈魂頌

想用炸彈毀滅一個國家的意志，呵，愚蠢！
想用火燄燒死一個民族的心靈，呵，愚蠢！
想用坦克衝碎一個文化的光榮，呵，愚蠢！
想用野蠻抹去一個歷史的存在，呵，愚蠢！

告訴你，愚蠢的！黃帝子孫要用彈片與火燄裝飾他的靈魂，如果他確有一顆靈魂！

（一九四〇年夏轟炸後）

訴

——給友人

我憎惡的凝視着這座罪惡之門，這黑色的門，這把世界分成兩個的門。門內，正有人執着屠宰的刀子，作着無聲無血的殘殺與摧毀，全人類文化的光輝在他們的鋼刀下抖顫着。

我於是想起我自己。多可恥呵，我曾被溫軟的臂膀拖入這門內，我曾被嫵媚的微笑招入這門內，雖然我的手指從未叩過門上的黑色鐵環。

多可恥呵，我曾欺騙自己，盲目泅泳在門內的虛偽歡笑聲裏，欺詐的辭色裏，蜂蜜樣的喝采裏，如是消磨自己生命。

我於是想起門。

我於是想起從友人處聽來的，另一個善良的人所說的門的故事。

「……設若是深夜，我坐在門內。門外敲門聲響了，一個曾經是我好友而現在是叛賊的人在敲我的門。敲門聲是那樣緊急而震響，如狂風暴雨，一陣猛似一陣。然而，我冷靜坐着，絕不去開門……最後，在門的最激烈的震撼中，我終於衝過去，打開門，把世界上最毒最狠的惡言與唾罵向門外人摔去，接着，「砰」然一聲，我用盡平生力氣再關上門……」

較之這故事後面所隱藏的堅強的靈魂，我真是太卑怯太無恥了，我值得人們的寬恕麼？然而，今夜，是這樣幽靜而美麗的夜啊！如錦豹子似地，我終於衝出這罪惡之門！

二

門外是一條陡峻的斜坡，我的路不是上升，就是墮落。

「你們在哪里？我的朋友！」

「你們在哪里？我的朋友！」

我的聲音是一柄空虛的劍，與夜的黑暗相搏鬥，終於給黑暗吞沒。
沒有回應。沒有共鳴。

我先前在門內聽見的美麗的召喚聲只是虛妄，現在，人與獸都已不再理睬我。

我徘徊在石級上，不知道應該上升還是墮落。『唉，我的聲音何其微弱呢？』

我想起一個十二歲孩子送給我的一幅畫，畫上是一隻貓，反面有着抖顫的字跡：

『看呵，這隻貓可憐，先生，請你做牠的主人吧。』

我又想起歌德的一首詩，詩上描繪一座神像說出下面的話：

『唉，可憐的孩兒啊，你心中有什麼難言的隱痛嗎？』

我又想起朋友，朋友與四週的暗夜一樣，有時只是一種空虛。

『唉，我的朋友，你們在哪里？』

『唉，我的朋友，你們在哪里？』

三

我憎恨外形，因為牠隔絕了人與人，有的人因外形而拒絕別人走來。

我的外形使一些人對我虛偽，使一些人給我以寒冷，沒有人願意看看我的心是怎樣一種

顏色。

今夜，我走在黑暗里。然而，我絕不畏孤獨，絕不畏友人之遠離。因為，透過無邊的黑暗，我看見千百萬人在獻出自己的丈夫與兒子，千百萬人在流血，千百萬人在哭泣與歡笑，千百萬人衝過黑暗，往光亮裏走去，千百萬人……

而這——

這就是生命。

（一九四〇年冬清水溪）

寶劍篇

寶劍

懸在壁角的寶劍忽然嗚叫起來。於是，在片刻思索後，主人便開始詰問道：

「你有什麼不平？」

「……」劍匣中的聲音嘎然停歇了。

「我知道，你一定有不平。你的銳敏感覺，迫使你在人間發現許多不平，你要鳴的，太多太多了，現在，你向我作不平之鳴吧！」

「……」

「是不是你看出這世界只是一座火山，溶岩在暗中傾軋激盪磨擦燒灼的結果，終將爆炸而同歸於盡；大毒火即將來到人間，於是一切又將回到原始的榛莽境地，因而你感到悲哀？」

『……』

『是不是你在憎恨尼采與武器，因為前者佈他的道：欽定唯強大者才應該生存，弱小者死得越多，人類幸福越增加而後者向全世界宣布：「我是真理，我是熱，我是光，要永生的，跟我來！」』

『……』

『是不是你在厭惡人類的愚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

『那麼，你一定是因東亞魔王的殘暴而憤怒了。這魔王的魔燄正在東亞高耀囂張，千千萬萬中國人被燒死在這魔燄下，千千萬萬中國人遭遇到空前的大屠戮；魔王的魔蹄踐踏處，人獸草木虫蛇完全粉碎於大毀滅中，因而你憤怒了？』

『……』

『要不然你是在詛咒吸血的螞蝗，這些螞蝗散佈在後方各處，寡廉鮮恥的吸吮人血，肥沃自己，因而你深深憎惡了？』

『……………』

『呸，我終於猜到了！你是在恨人心太壞太黑！就當這四萬萬五千萬人生死存亡的時候。就當這五千年輝煌歷史興廢繼絕時，就當這億萬代子子孫孫要判定作主人或馬牛時，竟還有人在出賣祖國，出賣民族，出賣弟兄，竟還有人穿着朋友的裝束，做着敵人的工作，因而你忍無可忍，在這深夜發出不平之鳴了？』

『……………』

『啊！我的話你竟不答，我的聲音你竟不回答，我的思想你竟不共鳴。現在我再問你最末一句話罷：你究竟要怎樣？』

主人話才說完，劍匣中已衝出寶劍的雷吼：

『我要殺人！』

就是他！

哼！就是他！這麻臉孔鷹鼻子的東西！

京長化這自的時... 小朋... 11

就是他！這被戰爭餵得肥肥的東西！扮演出迷羊樣淒慘的面孔，用抖顫的聲音告訴人鬥爭使他失去了一切，他的華貴的邸第闖入了赤足草鞋的鄉下人，而從此他的生活被打入十八層

阿鼻地獄……

就是他！這塗抹着濃濃雪花精的東西！鼯鼠般隱藏在人叢中，不斷偷偷發出牧師佈道式的聲音，問羣衆想不想大江黃河南北的故鄉，故鄉故園垂柳的安靜與和平？

就是他！這舞着紳士手杖的東西！走在大隊的行列裏，埋怨夜是這樣墨黑，燈光是這樣陰暗，道路是這樣崎嶇難走，而終於一口咬定：前面的前面永遠是黑暗，像鎖鏈上的鏈環聯着鏈環。

就是他！這無孔不入尋覓權力的東西！摸着大肚子，豬樣的蹣跚於朋友們的家裏，悠閑的搶劫着金銀與箱籠。

就是他！這比敵人更其是敵人的東西！却比朋友更朋友的站在你身邊，用肥大而溫暖的手掌拍着你，用軟軟的舌頭舐着你，使你夢中也想不到他就是那使你吃五十五塊一担米的鬼！

就是他！這慾壑永遠填不滿的東西！遍後方都有他的黑色魔手，他自信他的大胃口會吸盡地底下的膏腴，地面上的血……

就是他！這鼓弄着黃鶯簧舌的東西！在暗夜裏却吐出蝮蛇似地紅舌，發出一會兒是貓一會兒是鼠的聲音，自稱是正派老基督徒，根據他過去經驗：下等人要登天國，必須先信仰上帝與命運，有人打你左頰，連右頰也送給他打……

就是他！

啊，弟兄們！快背叛基督在山上寬恕娼妓的教義，向他——投石子！

夢 北平

小鎮座落在羣山的窈窕裏，地勢高亢，冬季西北風如大瀑布似地，不斷從扁魚形的山嘴子裏面瀉進來，把鎮上的氣壓激盪得特別低。夜來被窗外「呼呼」風聲驚醒，我渾身不自覺的打起寒顫，聽枕畔縈迴着蒼暗的「煞煞」聲，知道那灰色雨鞭又在打着黃桷蘭與洋梧桐的肥大葉掌了。睜眼望房內毛茸茸的黝暗與白色牕紙的朦朧亮光，聽着那沉鬱的雨聲，我不禁想起北平：北平的大風沙夜公寓裏的溫暖爐火。入冬以後，那座荒涼的城雖說少有雨，但夜長風沙大，最容易令一個江南人聯想起雨聲的。

可是，北平……

我的心突然沉重了。我們不難想像：在經過殘酷的搓揉與壓榨，這個有靈魂的大城的面貌，

現在是變得怎樣可怕的歪扭了，那冷冷的廢宮門口的冷冷白石獅子，夜半也許在偷垂着冷冷的淚，……

二

唉，我怎麼說才好呢？

首先，必須在我們面前，鋪起一片金碧輝煌的玻璃瓦，一片嘈騰騰如黃霧的風沙，一棵棵沒有盡頭的古槐，一羣羣靈活的，燕子似地自行車……

三

我還記得，西單靠玄武門那頭的一爿舖子，舖面是陳舊而陰森的，門口永遠燒着一盆熊熊的紅火。客人來了，一脚蹬在四周的板凳上，接過堂倌一盆鮮紅的肉片，放在猩紅色的火上慢慢烤，然後蘸着作料，和着一大碗一大碗的白酒，送到肚裏。

這是蒙古式的吃法，令人想起塞外荒漠上古銅色大月亮所照映的寂寞氈幕。

佔據在這月館子裏的客堂裏的，是一座座暗棕色的酒缸缸蓋上放一隻粗毛竹製的筷筒，便算是座子。許多有着陰暗的但並不絕望的臉孔的勞動者，就默默坐在旁邊，喝着堂倌現從酒缸裏舀出來的白酒。

每經過這月館子，我就想起左拉的叫做「酒窟」的那冊小說。

但北平人是沒有巴黎人的瘋勁的。他們先天的從這古城的霧圍裏濡染到一種斯文。這斯文在公寓掌櫃吸長長旱烟管時可以見到，在洋車夫喝酸梅湯時可以見到，在店夥計提鳥籠遊北海時可以見到，在拾煤炭的孩子哼起「揚延輝坐宮院」時可以見到，在烤白薯的老人叫賣時可以見到，……

四

我還記得，第一次在北平街上散步時，那遠遠的座落在北海的白色喇嘛塔，就像一個親密友人樣站在我旁邊。如果走上塔的旁邊，被綠樹組織成的北平市，便如一片碧綠的大海，展在眼前，而那廢宮的杏黃琉璃瓦，則如金子樣在這綠海上閃灼着輝煌的花朵。

五

我還記得，初踏上御橋「金鰲玉璣」的白石身子時，似乎還聽見古帝王脫去龍袍的聲音。一個璀璨如花的夢是凋落了……

六

北平的夏季是燥熱的，在古槐所投下的圓圓綠蔭裏，常憩下兩三輛啞默無聲的獨輪車。車夫喝過酸梅湯後，搖着蒲扇趕蒼蠅而假寐了，我就說不出理由的默默在綠蔭中守着，端相那熟睡的樸質的臉，直到他打了一個噴嚏而醒來。

七

聽，那搖金錢板的來了，他站在一家公寓門口，唱着，『大老板，福氣好……』

八

一根槐蠶的遊絲在長長的夏日中長長的拖着，長長的，長長的，……

九

讓我們在這個大城的街上散步吧！街很能表現出這座古城的斯文而寬大的精神，北平有着太豐富的寶藏：因為地有着太多的斯文而寬大的街。

在一條又一條的街中，三座門大街在我的記憶中分量最重。這是一條極潔淨而安靜的街道，它令我想起一個來自古舊的華貴門第的極愛清潔而不喜說話的朋友。雨後，這條街分外洗得白潔，那三座齋麗的牌坊，經雨水洗刷，透露出輝煌的冷艷。幾乎每落雨，我總喜歡在這條街上走，讓纖纖雨腳在荷葉傘上舞蹈，激起輕易的迴音。有時微雨，索性不帶傘，不帶帽子，讓頭髮在雨絲中浸濕：眼睛望着那黏滑的如塗上膏油的柏油道，那精緻的潔淨的街道，走着，走着，心地彷彿也跟着精緻而潔淨起來。雨中的景山分外顯得淒苦，山後的白皮松林，被雨水拍打，呻吟着淡淡

的憂傷，映襯着山前面故宮的長長的朱紅宮牆，朱紅宮門，門上的金黃銅樁與華麗的金獅子頭，門口白色石獅子凝視着白色街道……

十

不再彈憂鬱的曲子吧。

三十年來，這座古城是與每個進步事象同呼吸的。在這古城的衰老的身上，塗染過數不清的猩紅的鮮血與酸辛的眼淚，埋藏着無數善良人的熱情語句與悲憤的吼叫。不要看輕牠是如一株老樹樣的衰頹而佝僂了，時候來了，正與過去許多次一樣，這株老樹會變成一條年青而憤怒的紅龍，週身滿塗紅血，牠將引頸長嘯發出令統治者發抖的咆哮！

我們期待着這偉大的咆哮！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七日清水溪）

霧

霧來了，從不知名的很遠很遠的地方，姿態憂鬱得令人有點驚訝。它的顏色是山嵐似地淡藍，夢幻樣的飄浮在山間，江上，樹林裏。它的四周似有一簇簇朦朧的茸茸的白羽毛在抖顫，伸展，想以它的不透明的光亮來照耀什麼，但予人的感覺却是陰沉的，燠悶的，令人想起那些因它的不經意的暗影而觸礁而沉淪的海船，以及那些在霧中繞着不必要的灣子的旅人。

看看窗外，今年的霧季，似乎來得特別早。就在那明亮的溫煦的夏季日光裏，人已瞥見霧的陰沉影子，瞥見霧的神祕的纖細的步子在山間水上走着，在旅人心裏走着。於是，我的心被霧氣浸得滿滿的，不，我是被哀愁浸得滿滿的了。這哀愁是幽玄的，微妙的，沒有原因與結果的，是一種與時代不相調和的哀愁。這是一個血的時代，在我前面是一條被砲火所燭照的血路，然而，不知何時起，一種靜靜的哀愁却把我浸得滿滿的，我是哀愁得不敢仰視這個時代了。我的頭深深垂下去，垂下去，我看見天際線處的迷霧繼續不斷的昇起來，昇起來。

（氣象學解釋：霧是灰塵與冷氣的產物。）

『不要向我解釋吧！從你的眼裏，我已讀出狡詐，你是在向我背誦一本又老又古的書。你的聲音是響亮的，却很空虛；你的語調是懇摯的，却很獨裁；你的面部表情是世故的，却不過是在保全你自己。你把「解釋」看做職業，但若干年來，連你自己也不知道是在說些什麼。你自己比我更明白：你不過是在演一齣牽線木偶戲，你的機械動作的來源只是一根線，而你所有的言語不過是幕後的提示。你愛用「神聖」一類字眼，其實這只是一種傳聲，而在你却是一種罪惡。不要忘記：在鏡子裏，從頭到尾，你不過是一段僵硬的木塊！』

（唉！唉！霧總是霧！）

我的面前於是站着一段英格蘭故事：一個失迷在倫敦霧中的盲人被一個識路的盲女領

回他的家。她離開他不久，他聽見一陣汽車喇叭聲，慌亂的煞車聲，以及一聲絕望的驚喊與哀號。她的生命是匆匆結束在橡皮車胎下了，她是永遠的走了……唉，唉，這個故事倒有點像亞細亞式的呢……

（牆外的霧仍在浮動，延展……）

（一九四一年九月）

拉丁之凋落

公路不知從何處來，也不知往何處去，它像一條從天而降的瀑布，傾瀉在平靜的溫柔的山谷裏，投射出一條條的蒼白色拋物線。這粗獷的拋物線神奇的投擲出去，投擲出去，直到遙遠的山之轉折處的林叢裏，才兀自隱遁。末夏下午三點的陽光在公路上邁着慵困的蓮步，軟弱的衰老的小步子，令人聯想起古羅馬帝國末日的彫殘的顏色，失去自信的光輝，令旅行於歷史者悵惘的瀕於幻滅的力量……

山中禮拜日的下午三點鐘，路上除了添加一些比較陌生的足跡外，一切照舊是平淡無奇，寂靜和平。山裏的天地似乎要比城市裏的寬大些，親切些。在這裏，人隨時可以躺在草地上看天，不用擔憂路人的眼色。唯一令人偶然煩燥的，是天際線處那條忽隱忽現的神祕的繩索，它似在睜着斯芬克斯的眼睛凝視着路人，令後者起一種被捆縛的感覺。

公路上的靜寂破碎了，一陣聲音隱隱由遠方傳來：『沙沙，沙沙，沙沙……』

當聲音自遠而近，由模糊而清晰，終於轉為脆亮的「滴達達滴達達……」時，我知道這是馬蹄聲。在禮拜日午後，只要不落雨，這條平坦大道上照例有一些「騎士」出顯的。

於是我看見有兩匹白馬跑來。

這些馬正如這一帶的居民，面相與姿態不算是最英俊的。從踏入世界第一天起，它們的命運便被注定了：或是代替滑竿馱載旅客走山道，或是被一些有點英雄氣的人騎着，在公路上跑來跑去的。當騎士虎虎的跨上馬後，他們幾乎是用着比騎馬更大的力氣來揮舞柳條鞭子，然而，馬總是無精打采的跑着，懶洋洋的打着噴嚏，似乎它們並不是載着騎士，而是在拉一輛馬車。鞍上人於是失望了，然而仍氣咻咻的揮舞着柳條鞭子，遠遠的衣衫襤褸的馬夫竭力跟蹤着，在喘氣……

兩匹白馬終於跑近我身邊了。我閃在一旁，看見了鞍上人。白色水手帽，白番布襯衫，白色短褲。他們雖然沒有佩四方形的青色海軍領巾，但我認出他們是法國軍艦上的水兵。這是兩個白胖胖的年青人，藍色眼睛裏流露出拉丁系特有的明澈的智慧，然而充溢着鮮麗血色的臉上却滿佈出一種傲慢而不屑的神色，這種神色是在踏上殖民地後才扮出來的。現在，他們興頭頭的

揮舞着馬鞭子，悠閒的騎着馬，快快樂樂的笑着，一股濃烈的酒精氣息掠過明媚的空氣裏……
漸漸的，這兩個悠閒而樂觀的背影從我眼睛裏消失了。我垂下頭。出顯在我腦海裏的是一幅拉丁血畫。

沒有一個愛自由的人能忘記這個曾帶來盧梭伏爾泰與「大革命」的民族。估計那些輝煌名字與史蹟所給予人類的影響是困難的。兩年以前，我們曾經眼睜睜的看着這個民族走進戰爭，一年以後，又眼睜睜的看着牠踏上歷史的「屈辱的車廂」，而甘願褐色的卍旗遮蓋上「公理戰勝強權」的紀念石……

一個歷史的大潰滅的悲劇是注定的。想想看，一個握着五百萬士兵命運的統帥，會在總崩潰的前夕，靜心在自己花園裏種植玫瑰花。（註一）一個領導四千萬人的領袖，會站在窗前背着雙手說：『在病人未死以前，醫生總是說有希望的。』（註二）——而現在，這兩個「巨人」是在與一座古堡的空虛四壁長年作伴了。

於是，那個凡爾登的勇士來了，那個鬚髮雪白的魁梧老人來了。（註三）因為他曾經是勇

士而他的鬚髮現在是雪白了他遂有權作奴隸之王領導千萬人匍匐在褐色旗幟下……

「自由」於是又一度被投入牢獄，一切又回到一百六十年以前。

『願上帝保佑我們！』（註四）

在那綺麗如春天的「花都」，在那豪華的「上流社會」的大客廳裏，粗糙的德語如硬石塊似地不斷向輝煌的四壁投擲過去，柔美婉轉的拉丁語言是低暗了。代替那如痴如幻如夢如醉的夜舞，應是比墓園還死寂的漫漫長夜。溫柔的小夜曲沒有了，日耳曼刀劍與靴刺的奏鳴曲驕傲的流瀉過每一個窗口。巴黎的上流婦人依舊在明鏡前塗抹着濃艷的脂粉，但那塗抹的雙手是在顫慄着，一道憂鬱的陰影掠過光滑的鏡面……

在日耳曼英雄的褐色華筵上，美麗的巴黎少女喝着人血與羊眼淚調製的甜酒，彈着古雅典的豎琴，婉變轉唱着流瀉出蜜與奶的芳香的歌曲。華爾茲又來了，那曾使全維也納瘋狂的華爾茲又又來了，你美麗如花的巴黎少女啊，快把柳腰投入日耳曼英雄的臂膀裏，舞吧！狂舞吧！用如雨的眼淚打濕英雄的衣襟，打濕他的臉，打濕他的貪婪嘴唇……

叛逆終是有酬報的。聽凡爾賽的鎗聲響了。(註五)

猶如黑夜期待黎明，我們期待那個沉淪在深淵裏的民族，有一天能像死去的落日般重新莊嚴華麗的昇起來。然而，馬蹄聲又響了，那兩個白衣水兵又回來了，興頭頭的揮舞着馬鞭子，悠閑的騎着馬，面孔是笑嘻嘻的，被拋在身後面的酒精氣息比先前更強烈的浮起來……

(一九四一年九月病中草)

(註一) 指甘末林。

(註二) 雷諾語。

(註三) 指貝當。

(註四) 貝當廣播語。

(註五) 賴代爾曾於凡爾賽遇刺。

第

二

輯

空白页

崩 頹

心靈的掙扎，依附於一串串飄忽的刹那，在這些瞬間，他跌入曲折奧妙的感情迷宮：一股璀璨的眩暈擒住他，親切的，但是淒酸的眩暈！他下意識的體會到這些掙扎徒然，它們且唆使他離開清朗的蘇魯支的哲理高峯，邁進另一座黝黑深谷，但他無能為力，失去了往昔近於苦刑的克制。而今他多酷愛黑暗，它裏面氾濫着曖曖的芬芳，洋溢着天鵝絨似地溫柔，輻射着幽秘的紫色火燄，他竦惶的但不可抗拒的擁抱它，每枝血管幽咽着一流甜靜……他素所敵視的教堂，（啊，傷風敗俗的下流品！）現在也稍稍貼近了他。每當中宵，夜的黑色殮衣掩覆了死去的大地，遠處悠悠滑來的玲瓏鐘聲，怎樣雨點般頻頻輕吻他的靈魂？——他渾身愉快得震顫不止：從沒有過的恬適，永不再有的恬適呵！這一刻，他分外認清了黑暗，從中咀嚼出甘美的苦意，他赤裸裸的無掛礙的耽溺在裏面。

他怕見光明，它像刺蝟似地令他痛楚。

『光明於我何所有？——我的時候還沒有來到，未來的未來才是我的哪！』

感情的傷痕日益加深，猛烈的痛楚中，靈魂的極端飢渴非靜夜的芬芳所能餉飽。有時，爲了陶然升入黑暗核心，他連續三四個鐘點沒頭沒腦裹在毯子裏，直到喉頭不堪嘔漲，才探出頸子。但這點微弱的快意填不滿他空虛的心。他揮霍大部分時間在踽踽散步上，他夢想有一天能化成蘇魯支的靈鷲，振翮離開這可詛的人間，多猥瑣多淺薄的人間！他試讀康德，讀叔本華，讀司湯達，但心情早變成一汪詭譎難測的幻海，無法平靜下來。唯一能慰藉他的是『育訶霍姆』（看這個人！）——他最後的也最瘋狂的一冊書。他藏它在大衣口袋內，摺入被嚴冬巨手摧毀殆盡的園中，呈在他面前的是一幅枯零的景象。他陰影般踱到一株碇青的金針松下，取書朗誦，不斷憤怒的沉鷲的重複書尾的兩句：

『人們可懂嗎？狄阿立修斯反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

重複着，重複着，終於兩行清淚渡過蒼白的面頰，無聲的墜到暗褐色泥土裏。

他從未這麼氣憤的憎惡過一切：比北極還冷的社會，比金剛鑽還頑固不化的「學者」們，比驢子還愚蠢的智識份子……他喃喃惡詈着基督，瓦格納，野蠻的德國文化界，歐洲的陰柔主義

然而，他感到空前綿延迤邐的寂寞。

「呵！我用錘子做着哲學工作……但人們的眼睛呢？人們的嘴巴呢……」

他陰慘的苦笑着。他遇不到人們含有崇敬與感激的瞥視，他聽不見人們俯首折服的聲音。夙有的目疾隨心境的過度惡劣重新茁芽，眼臉爆裂出一球球刺痛，眼泡臃腫，他迫不得已，用黑手巾包紮眼睛，幽幽來回在屋裏閒踱。慈柔的母親與體貼他的妹妹都留在威瑪，他不願意寫信去騷擾她們的平靜生活，讓老僕亨利侍候她所需要的一切。忒林鎮的冬季，說不出的冗長沉悶，雖是靠近鄉間的他，也一天比一天急迫的感到窒息不安。他孤寂的躺在睡椅裏，諦聽窗外的霏霏雪聲，聲音微弱縹渺得超過耳膜的感受性，他却自信無誤的辨識出來。他幻想着外面的景緻是怎樣富有個性：一朵朵刺梅子似地雪花踮躑起舞，天空比丹麥王子哈夢雷特的面孔還陰鬱。長青棘，金雀花，車前菊，櫻草，番紅花……各式觀賞植物均靜靜躺在白雪下。

聆着窗外北風傷獸似地咆哮，他的心子陡然緊張如一條捩滿的琴弦：粗獷的彈奏奇異神幻不知名的曲子，黑色的曲子！從鏗鏘的音響中，偶然颯忽的閃過一道靈性的回憶：展覽出他往昔通達瀟灑儼然矯然的姿態。這只是一瞬間的靈異。隨後一切仍淪於曖昧恍惚的淵底。

長時期的離羣索居，養成他一種易怒難犯的癖性。數十年不斷揮斧鑄成的金字塔似地事業的微妙反響更令他憤怒。他有意無意的領悟到：他的感情已變成快爆發的山洪，一股縈迴激蕩的波聲隱約可聞。他那不脫驕傲的本能，身外繚繞的寂寞深深刺傷了他的驕傲。多年來，支持他的只是「是」或「否」，一旦發覺自己的依賴物只是虛偽與空茫，他感情的軌轍遭了怎樣的摧毀與漸滅？人們以「是」報他「否」，以「否」報他「是」，是多難堪的侮辱！他堅決否認他是娛悅羣衆的小丑，雖然歷史上的巨人往往被目爲小丑。

一個沒有落雪的日子，天空呈出一片皎潔與蔚藍，他自覺目疾痊可了些，便解開黑手巾，跨出門坎。醉醺醺的陽光鋪砌着大地，原野溶化着連日的積雪，道上泥濘狼藉，參差的林木，莽浪的林野，紆徐的溪流，簇擁的村落人家，……深度近視雖阻礙了他的眺望，但仍禁不住一陣天真的喜悅。他愛陽光，愛生命，愛歡樂，愛土地的一切產物，……然而，牠們是怎樣回報他的痴愛？他沿一條夾生樺木的石子道走着，不斷翹首瞰視天空。

『呵！可愛的明朗日子！』他嚙語着。

剛說完這句話，他受陽光激烈刺戟的病眼突感一陣錐心刺痛，眼淚嗖嗖落下來，打濕了乾

枯的兩腮，他差點沒栽倒。勉強撐持着踱回家中，神經不斷搖撼顛簸，如一口惡浪濤天中的海船。他機械的用黑手巾包紮住眼睛，無主的跌到睡椅裏。耳朵一嗡嗡一鳴響，金屬聲音不斷從胸膛中發出，一朵朵紅色火花閃過腦際。他煩燥的撕開黑手巾，掙扎着從睡椅中站起來，他跌跌踉踉的來回躑躅，眼淚不斷流，流。一種超於肉體的痛苦突然來襲擊他，不等他作理性的分析，一向受損害與侮辱的傲慢本能神妙的抬起頭，說不清是什麼時候開始，倏的傾覆了他。他低低喘息，蠻橫的握緊拳頭，捧頭痛哭，緊緊鎖起眉頭，怒撕自己的頭髮，失去理智似地狂笑。是電光？是燐火？是乾雷？是暴雨？是刀戟？是旌旗？是崇山峻嶺？是汪洋大海？……無數幻像同時掠過腦際，互相擁抱，排斥，傾軋，揉合，使他整個遺忘了自己。

老僕亨利從門口露出灰白頭髮；是一付焦思苦慮的臉孔！

『去……去……』

尼采暴跳如雷的吼着。灰白頭髮馴頤的消失了。

他不顧眼痛，提筆寫了許多瘋狂的信，零亂倉皇的字跡與交織血淚的言語在在象徵着這顆快崩裂的心魂。

發了信，他利利斗斗，黑漆漆的任由黑暗，蓋了兩床毯子，縐紋縱橫的臉上，刻滿了憂鬱，眼角懸垂一粒乾枯的老淚。

發信後這一天，他全部時間在瘋狂與休憩中靜靜溜過去。他連續五六小時來回踱。他從抽屜中找出幾張基督與瓦格納的相片，撕成粉碎，扔了滿地。他不斷冷笑。他用拳頭搗擊掛在牆上的自己肖像，又熱熱烈烈的親吻它。他重濁的唉聲嘆氣。他勒令亨利用黑布蒙上所有窗子，爲了他厭棄光明。

『我要一口口啜飲黑暗！……』他喃喃。

當屋中陰暗得近於坟墓時，不久他又無端煩燥愁悶。

『唉！唉！尼采！……尼采！……』他繼續喃喃。

他又慘不忍聽似地堵上耳朵，接着喚亨利進來。

『爲我打開所有窗子！我要光明！唉！光明！你這自私的妖精，我是怎樣恨你！』

『先生！天這麼冷，您身體又不舒服，打開窗子，不嫌涼嗎？……』

『什麼？』他垂頭沉思，又陡然喝道：『……什麼？……打開……我要光！……』

他走到亨利面前，連連搖撼這老人的兩肩，大聲道：

『聽見嗎？——我要光。』

亨利苦着臉，遵循主人的意旨。陽光不久又溢進來，地上披了一條金紗。是煦和的日子，沒有寒風，亨利的心輕鬆了點，盤算第二天怎樣給威瑪的老太太捎封信。

第二天，一切都沾上陰霾的影子，大地和蒼天沒有半絲笑容。北風嚎陶。童禿的枝桠發出一陣陣乾笑。老鵠狂唱喪歌。尖峭的寒冷到處流着。上午九點，一部雙輪馬車停在門口，車廂中躍下一個中年人。他是個碩長健實的上等人，鬚髭修剃得乾乾淨淨，眼睛稍稍憂鬱。他沒有通報亨利，直闖入客廳。他聽見一片雜遝蕪亂的鋼琴聲。越過門限，他一眼瞥見那位「超人」搖搖欲墜的坐在椅子上，兩只胳膊毆打仇敵似地猛擊鋼琴。室內充滿了磅礴的琴音。

尼采的臉幽暗如陰天的雲朵，黑髮直是一叢叢野生的野莽，兩隻眼睛比地獄深淵還可怕，猶惡的瞅着來客。瀑布般的琴音霍然消滅了。

來客走到鋼琴面前，溫和的問道：

『怎麼啦？尼采！你不舒服嗎？』

九月廿五號禮拜六早晨八點鐘，才猛然趨前狂熱的擁住來客。

「哦！你是奧味巴赫……奧味巴赫！快救我！我給釘死在十字架上了……哦……」

「別胡說！別亂瘋，好好鎮定下來！你昨天給我那封瘋狂的信，是怎麼回事？——你覺得哪兒不舒服嗎？」

主人的回答給亨利的足音打斷了。

「奧味巴赫先生！您來得正好。你得救救我主人！他這兩天陡變了。這一晌我就瞞着他有點不對，我沒敢聲張。昨天早上，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上帝知道，咳！我瞧他獨個兒瘋瘋癲癲的，勸也沒用。我正想捎封信給老太太哪，您可來得正好！您得救救我主人……唉！願上帝佑他！」

尼采條的鬆開環繞奧味巴赫的兩臂，猛鶩的對亨利道：

「什麼！上帝！上帝早死了！早笑死了！你記得蘇魯支的話嗎？——我要教你們超人！只有超人！超人……」一陣眼淚絡繹不絕的流出來：「寂寞呀！蒼天的寂寞呀……」

「憩憩吧！你該靜靜躺下才成！瞧你的眼睛全腫了！」

奧味巴赫黯然說着，咬了咬嘴唇，招呼亨利和他一同出來。到了亨利小披屋裏，他取筆寫了

一張便條，學好了，交給亨利，又搖搖頭，絕望的道：

「沒辦法！你主人精神全錯亂了，也可說是瘋了！你快備輛車子，把這條子送到波恩大學，叫那兩位先生快來，我們得商量把他送進瘋人院——這是沒辦法的事！」

「瘋人院……」亨利眼淚流了出來，但他終於悲哀的喃喃着，邁出大門。

奧味巴赫失神落魄的倒在椅子裏，不再動彈。不久，他聽見一陣淒楚的朗誦聲，從裏面傳出來！

「我可苦呵！時間到何處去了？我不是墮入了深淵裏麼？世界睡了！——呵呀！呵呀！犬正吠，月亮正明！我甯肯溘然長逝，逝去，不想向你們說我的午夜的心正想着什麼……」

「讓我去吧！讓我去吧！我於你太純潔了。請不要觸我！我的世界方剛不是完成了嗎？於你的手，我的皮膚太潔淨了！讓我去吧！你這愚闇陰沉底白日！午夜不是比較明朗麼……」

「一切從新再生……」

「……」

（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南京下關）

絕望的呼籲

給法蘭西國民

啊，你有着明亮智慧的法蘭西國民！你偉大的拉丁血液！你聖貞德與拿破崙的子孫！今天，你何其凋零！何其悲涼！在你的身上，我看不見聖貞德的比火燄還熱的熱情，我看不見顛覆波邦王朝的偉力，我看不見毀滅巴斯蒂牢獄的毒火，我看不見拿破崙越阿爾卑斯山時的雄姿，我看不見自囚於實驗室中的巴斯德的冷靜，我看不見……

我看見了：巴黎商人在用防空木架的圖案畫裝飾玻璃店櫥，（註一）巴黎婦人在用飛機坦克裝飾她們秀麗的臉蛋，（註二）巴黎的歌舞聲掩蓋了敵人的砲火聲，巴黎的上流人把自己沉浸在遺忘的酒精裏。

我看見了：馬其諾五十萬戰兒在解甲投降，佩着勳章與金星的將軍在卑屈的向日爾曼下士舉起雙手，千千萬萬的法蘭西之子放下槍桿，千千萬萬的法蘭西之子攜着牛羊流亡，波爾多

的代言人徒然作着無益的怨憤與悲傷。

巴黎聖母院的鐘聲該還是依舊宏壯。羅浮宮的巴鏤式的淫艷建築該還是依舊輝煌。賽納河的流水該還是依舊明亮。故皇宮前的埃佛爾鐵塔該還是依舊堅強。但是，痛哭吧，你有良心的法蘭西人啊！那巍峨莊嚴的凱旋門下，已響起日爾曼的鐵蹄，條頓號角的金音瀰漫滿巴黎。我站在東方廢墟里，我看見巴黎人的頭深深垂下了，垂下了，淚水一滴滴濕了衣襟，濕了大地。

二十二年前的歷史悲劇，又一度出演在康邊森林，依舊是那冷靜的車廂，依舊是那鬱鬱的森林，但昔日南面王，今成階下囚，燦麗的卐字旗在叱咤，在狂笑，三色旗是黯然無光，低首嗚咽。

洪特辛格爾將軍呵，爲了你面前的法國戰勝紀念碑，爲了你面前的福煦大將紀念碑，爲了地底下福煦（那固執，瘋狂，而又有點可愛的老頭子）的血淚，你忍心卑屈的踏上康邊車廂

痛哭吧！痛哭吧！你視自由如生命的法蘭西人！你近代民主的保姆！你平等思想的泉源！這是你應該痛哭的時候了！痛哭吧！痛哭吧！

問：在震天撼地的哭聲中，在晚潮般氾濫的淚水之海中，千千萬萬的法蘭西鬼靈在怒吼，在詰

十八世紀法蘭西大革命的光焰那裏去了？十九世紀法蘭西浪漫文學的奇葩異采那裏去了？「悲慘世界」裏詹恩華尙的犧牲那裏去了？「最後一課」裏老教師的授課聲那裏去了？德里孚斯事件中（註三）左拉的「我控告」（*J'accuse*）的聲音那裏去了？老虎總理的咆哮聲那裏去了？福煦大將的攻擊精神那裏去了？

聽呀！二十年前死守凡爾登的勇士的聲音又響了：“*Où il y a pas Passerion*”（他們（指德軍）不能過去）（註四）學學二十年前凡爾登的勇士吧！你不朽的法蘭西魂！用胸膛抵住敵人刺刀！用血肉抵住敵人槍管！用身軀填滿道路！一千次一萬次的填滿道路，但是，“*Où il y a pas Passerion*”！

曾幾何時，大革命的火燃燒後，全歐洲的反動者都起來撲滅這大火，來圍攻你們。然而，馬賽曲的雄麗歌聲飄入藍天時，全法蘭西人都衝出家園，舉起刀斧，奮身一吼，擊退敵人。現在，當賽曲的雄麗歌聲飄入藍天時，你們是空自飲泣？還是再為祖國奮身一吼，衝上前去？

你法蘭西子民啊！你應允我，應允我，說：衝上前去！

衝上前去！衝上前去！快快！快快！拿起刀槍，拿起斧頭，拿起棍棒，鏟子，短劍，鐵錘，石子，拿起一切能殺

人的，衝上前去！衝上前去！爲了美麗的萊茵，爲了輝煌的巴黎，爲了喀爾文的教義，爲了法蘭西傳統的人格，爲了法蘭西文化的光榮，爲了法蘭西的永生！

身外的一切武器用盡了，你們有的是身內武器！你們有的是鐵拳，馬靴，輕蔑的唾沫，銳利的牙！最後，你們還有憤怒的眼！眼！眼！眼！你善良的法蘭西公民！睜大你們憤怒的眼吧！用憤怒的眼對敵人作最沉痛的宣誓：聖貞德的子孫絕不屈服！

啊！你英勇的法蘭西人！你崇尚正義的法蘭西國民！憑着在天上的萬能之父（註五），憑着在地上的善良人類，我最末一次請求你們：起來！起來！衝上前去！衝上前去！讓法蘭西紅色土壤上鋪滿紅色屍身，鋪滿四千萬拿破崙子孫的屍身！但是：“On ne pas passeron！”（他們不能過去！）

神啊！你萬能的大神啊！不自由！毋甯死！

（一九四〇夏法國投降時作）

（註一）巴黎商店爲防空襲時震壞，在屋之外層搭木架保護。商人爲美觀起見，則將此木架製成圖案畫形，以作廣告，招徠顧客。

(註二) 巴黎婦人之時裝中，風行飛機帽，坦克車帽，大砲帽，降落傘帽，帽形一如飛機，坦克，大砲，降落傘。

(註三) 德理孚斯為猶太人，充法軍砲隊長，遭遇冤獄，被控為通德罪，一八九四年軍事審判庭秘密判他終身監禁，牽動全法國，成為軍事的，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問題。左拉領導文人學士為之辯護，發表歷史上著名之十一條控告，開首均以「我控告」(J'accuse)始。一九〇六年，德理孚斯卒被宣佈無罪。

(註四) 第一次歐戰時，法國勇士死守凡爾登，以胸膛作肉屏風，擋住德軍之刺刀，高呼「他們（指德軍）不能過去！」凡爾登卒不失。

(註五) 此處「萬能之父」非指基督教中之上帝，乃泛指冥冥中一命運主宰，或宇宙自然法則而言。

薙 露

「八一三」三週年謹獻給全體死難將士之英靈

……你們，中華大地的兒子，爭祖國自由的戰士。你們，最最忠勇的，最最善良的，最最親愛的，請靜靜的，靜靜的，靜靜的，安息在地下。地下是刻骨的寒冷，千種的淒清，沒有路，沒有光，沒有城市與山林，沒有野蠻與文明，長年陪伴你們的，緊緊擁抱你們的，只有黑暗的泥土，泥土的黑暗。在那繁華而斑斕的春天，當冰凍的透明的溪流輕輕展舒開玻璃樣的身子時，當溫馨的三月的風隨着黑色燕子翩翩飛來時，花木與野草受着你們肉體的營養，將又一度睜開青色的大眼睛，綠色的大眼睛，彩紅般誘惑着撫摸着億萬顆青春的心。（你們，犧牲的化身呵，生前，用軀體來餵養祖國的黎明，死後，用軀體來餵養大地的青綠。）在那熱情而蘊奧的夏季，在黑茫茫的地下，你們的肉體將加速度的腐爛，被蛆虫與蚯蚓啃蝕着，頭髮，血肉，爪牙，漸漸的，一絲絲化成泥土與塵埃，構成大地的一部，沒沒無聞的讓人與獸踐踏。（你們，犧牲的化身呵，生前，用軀體作黑暗到光明間

的橋樑，死後，化爲塵埃與泥土，構成人類的道路。）在那紅熟的金黃的秋天，紅熟的果實無聲的墜在地上，美麗的葉子無聲的墜在地上，隨着風雨與時間，腐爛的果實和彫殘的落葉將深深消溶入泥土中，你們就做成他們的安眠的床，撫慰着這些曾有過一度豪華青春的植物。（你們，犧牲的化身呵，生前，用軀體的勇敢撫慰過多少顆懦弱的心，死後，用軀體的凋朽來撫慰姿顏憔悴而終將凋朽的植物。）在那嚴厲的黯淡的冬天，風雪與寒冷統治了一切，虫豸們全無助的避居於地下，你們的軀體就成爲牠們糧食的一部。（你們，犧牲的化身呵，生前，不恤軀體的倒下而使另外千千萬萬的軀體不倒下，死後，不恤軀體的滅亡而保全另外千千萬萬的生命於滅亡。）堅貞的中華之子，犧牲的象徵呵！你們是在以犧牲爲歡樂的泉源，所予的何其多，所取的又何其少？當你們還沒有走到地下，而奔馳於大地上時，你們就戴着犧牲的冠冕，穿着犧牲的衣服，從迤邐數千里的長白山起，到旖旎的海南島止，無休止的流着血。爲了祖國的青春，民族的青春，你們拋棄了自己的青春。世界是怎般美好，月光是怎般燦爛，海水是怎般綺麗，玫瑰是怎般芳香，你們都是年青的，豈不知在綠幽幽的籬牆下，有軟綿綿的溫柔手臂在期待着剛強的一握？然而，你們拒絕了，爲了祖國！在洗金黃菜花時的母親蒼蒼白髮是怎般慈藹，靜夜獨酌時的父親的酩

紅鼻子是恁般溫存，冬日紅泥小爐的火舌舐在粉壁上時是恁般天真，爐上茶吊子的嘶聲是恁般紅熟，你們都是善良的，豈不知有一顆父性或母性的心在旁邊一下，一跳着，希冀用它的急速跳聲來止住年青人的脚跟，然而，你們沒有一滴淚水，冷淡的舉起足步，爲了祖國！搖藍曲的歌聲是恁般甜香，嬰兒的笑聲是恁般明亮，代乳粉的罐子是恁般安靜，小泥人的臉孔是恁般多情，你們都是純樸的，豈不知有許多無辜的小眼睛在祈求父性的慈愛的回顧，然而，你們不問一回頭，却昂然望着遠方，爲了祖國！是的，爲了祖國，你們望着遠方，遠方的戰爭，戰爭的聲音在叫喚，戰爭的大手在招呼，你們服從的去了，不管太陽是毒熱得像冶鐵爐，北風兇狂得像老虎，嚴霜鋒銳得像巉巖，道路崎嶇得像山巒，大雪冷酷得像北冰洋，你們是去了，去到祖國的海濱，江岸，河上，山間，城市，平原，用武器來斬斷敵人的侵略的手，用血液與肉體來撲滅貪饜的毒火與狂燄，讓祖國盡可能的，盡可能的，留下一寸乾淨土。在戰壕裏，在行軍時，你們常常是飢餓，疲倦，病倒，沒有一絲溫柔的聲音來問一問冷熱，沒有一隻友情的手來撫摸創痕，雖然野花是開得那樣燦爛，天空是那樣明藍。然而，你們的眼睛從沒有看到那些苦難，它的唯一對象是——前面，敵人盤踞地。就當重砲彈一朵朵在身邊盛開黑色的紅色的罪惡之花時，你們所看的仍是

——前面，而不是身邊。死亡如一柄銳利的鋼刀，一次又一次的穿過原野，村莊，森林，河流，被一隻無情的巨掌投來，你們從未想到閃避，却一次又一次的，坦然把胸膛迎上，迎上，因為，你們是中國人。是的，中國人。中國人走在村莊的田塍上，中國人走在都市的大街上，中國人走在豪華的舞場裏，中國人走在棕色的咖啡廳裏，中國人走在瘋狂的交易所裏，中國人走在紅色的屠宰場裏，但是，他們並不是真正中國人。他們慣會用你們的血與淚來裝飾筆尖，充實口袋，鞏固基石，但他們並不是真正中國人。有權利自稱真正中國人的只有你們：在飢寒交迫中，在冰天雪地中與敵人肉搏的。只有你們，有權利從松花江走到揚子江，從渤海走到南海，從喜馬拉雅山走到長白山，從戈壁沙漠走到江南邱陵地，而身軀可以挺直，無須一毫一厘的屈曲，視線可以放平，無須一毫一厘的低垂，臉色可以寬舒，坦然，無須流一滴羞恥的淚，道一聲慚愧，爲了當前祖國的苦難。你們是祖國父親的好兒子，大地母親的好兒子，你們當中，大多來自飄着青色爐烟的村莊，來自舖滿陽光的金黃色的麥田裏，來自榆柳蔭覆的小溪旁，來自洋溢着稻香與米香的碾坊裏……幾乎終年隔離着富有鐵質的食物，患着劇烈的貧血症。然而，有着貧血臉色的你們，毫不吝惜這殘廢的貧弱的血，却慷慨的獻給戰爭：戰爭需要戰士的血。失去了大量的血，你們如一株株樹似地倒下

了，倒下了，絕望的躺在戰場上，躺在無月無星的黑夜裏，躺在繚繞着淒苦的呻吟聲的病牀上，直至肺葉萎然無力的彈振出最後一次呼吸，輕輕的，輕輕的，像凋殘的五月薔薇彈落下最後一片開謝的花瓣。陪伴你們入土的是無情的子彈，無情的破片，潰爛的創傷，一套雲灰色的或草綠色的污垢的戰士服裝，或許再加上幾絲苦雨，一片淒風，半個陰天……沒有蕭邦的喪曲，沒有長蛇般的殯葬行列，沒有烟塵般騰起的哭聲，沒有噙着露水的鮮花，沒有嗚咽的鎖呐或喇叭，沒有蒼黃的紙錢，沒有銀灰色的或淡金色的錫箔，沒有黑色的禮服，沒有白盔或麻衣。你們來到人間，是一條寂寞的清白的身子，離去時，也應該是一條寂寞的清白的身子；如果你們過去曾有一絲污點或陰翳，當你們勇敢的張臂擁抱死亡時，這污點與陰翳已被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手指拭去了。你們的靈魂是潔淨而明朗的。沉霧與霖雨才能的夏日午後，金色的陽光瀑布般傾瀉到大地，白色的藍色的雲朵像一片片白色的羊羣或藍色的島嶼，這潔淨而明朗的景緻就是你們靈魂的象徵。你們是相同藍天一樣的美好無瑕，然而現在，却甘願把生命握在手上，又勇敢的放下了，毫無怨嗟的從地上走到地下，明知在期待你們的不過是寂寞與黑暗，而從此，再沒有了人世的火光與友誼，再沒有了父母妻女的容顏。在地上，生活裏沒有花，沒有笑，沒有春天，在地下，一樣的

沒有花，沒有笑，沒有春天。多麼黯慘的遭遇呵！然而，你們甘願如此：痛苦本身就是最大的報酬與安慰，此外再不需要什麼。可是，忠勇的戰士呵，請勿想像你們的消逝是無聲的。在紐約，倫敦，莫斯科，東京，巴達維亞，到處都有人紅着眼圈，深深垂下頭，當你們平靜的躺在戰場上，最後一次闔上眼睛時。人們走在城市裏，看着街景與行人，會輕輕自問：是誰，能使我有權利從容散步在柏油道上的，在這大騷擾的時代？人們在華麗的筵席上，在燈光鬢影中會輕輕自問：是誰，能使我有權利安靜的擎起紅色葡萄酒杯的，在這大苦難的時代？月夜，人們靜躺在床上時，會輕輕自問：是誰，能使我悠閑的看牕外美麗月光的，在這人吃人的地球上。人們在明窗淨几旁邊，拿起一冊紅封面的或綠封面的書本時，會輕輕自問：是誰，能使我權利自由選擇思想或文字的，當禁錮的魔掌已從三島上伸過來時？是誰是誰？——是你們：保衛廣大人民的戰士！四萬萬五千萬人知道是你們！全世界知道是你們！……說不定是一個黃昏或黑夜，一個人站在海濱或江畔，凝望着雲天與遠方，偷偷爲你們灑幾滴淚。說不定是夏季或秋天，一個人經過農村中你們的家時，會站在你們的父母中間，站在田裏，幫他（她）們收割一畦小麥或幾行晚稻。說不定是大城或小城，一個人在貧苦中邂逅到你們的子女時，會感激的領回去款以一頓豐富的晚餐，並驕傲的指向客人道：

『這是戰士的子女！』說不定是千年或萬年，一個人經過你們的墓碑時，會深深的深深的，沉浸在崇高的回憶裏，而留連不忍別去。說不定……戰士呵，請勿悲傷吧，你們並沒有離開這世界！在祖國的天空裏，有你們的笑容，在祖國的海水裏，有你們的聲音，在祖國的羣山中，有你們的手臂，在祖國的原野上，有你們的胸膛，在祖國的瀑布裏，有你們的足步，在祖國的人羣裏，有你們的幻想，回憶，幽夢，愛與恨，在祖國的未來建築裏，一木一石都有你們的鮮血與眼睛。你們並沒有死亡。你們比活着時還活得新鮮而堅強。你們的名字，將永無間斷的掛在人們嘴角上，正像太陽與月亮亮的名字常掛在人們的嘴角上。這些名字像傳統的輝煌文化似地，一代代傳下去，傳下去，當億萬年後，人們唸到這些名字時，心靈還會「卜卜」跳動，胸脯還會不自禁的向前挺起，像秋風吹落下一朵白色花似地，嘴邊落下一聲：『祖國，我是你的……』戰士呵，請靜靜的，靜靜的，靜靜的，安息吧，人們將永遠流着感激的眼睛回憶你們，永遠，回憶你們，永遠，永遠，永遠……

（八月七日塗山）

劫運篇

其一

黃巢手執大刀，躑躅在廟門外，目光鷹隼般四下逡巡，環繞他的只是一片曠地，一條小河，河邊殘剩着最末一顆枯柳。

連年戰火與飢荒，已捲去這裏所有的生物；他現在再看不到一條人影。

他睨着古廟，廟身上朱紅墨綠的雕飾早已遞跡，只賸下一付憔悴而衰老的容顏。廟內沉寂如深淵，空洞得似可激起迴音，裏面沒有一條生命。

他想起廟中曾存在過的那條唯一的生命：那個老僧。這是一個清苦而慈藹的僧人，犬似地守着這座古刹。當黃巢病困於此時，僧人曾竭力懇勸的服侍他。

病癒了，背着因襲的憎恨與野心，黃巢想走到外面寬廣世界裏，立一番大事業：換一個解釋，

就是造一次大亂，行一次大屠殺，歷史證實了他這個夢想並不虛妄！

當他動此殺機時，僧人神色不安的告訴他：昨夜卜卦，卦中說他（僧人）明晨要遭殺劫，

……

黃巢苦笑起來：『是的，明晨啓程前，我要殺一個人，用一條生命來祭這把刀，好祝我前途順利。』閃着手中明亮亮的大刀，激動的道：『但是，我欠着你的恩情，我不能殺你，明晨你找一個地方躲起來吧！』

現在，廟內外沒有一條生命，僧人大約已躲起來了。

黃巢皺着眉：他必須祭刀，這是傳統的儀式，沒有一個大帥出征前不祭大纛旗的——他的目光由鷹隼化爲歸鴉，終於投到那株兩人合抱的枯柳上。這也是一條生命——權且

代替人命來祭刀罷！

像一隻餓虎，黃巢一個箭步撲過去，他輪起大刀，施盡吃奶力氣，只一揮——際！空心的柳樹幹拉枯摧朽的斷了，倒了，一顆血淋淋的光禿人頭隨着也滾出來。

黃巢大吃一驚，不禁失聲道：

「啊！你躲在這裏面！」

其二

日影由屋脊爬過簷溜與樓欄，落到天井內……

焦循守着方棹，眼光落在棹中央的磁瓶身上：這是景德出產的小型磁器，通體煥發着琥珀色的光輝。

一月前，他按照易經上八八六十四卦卜課，課文告訴他：這隻磁瓶將於端陽正午壽終正寢。現在正是端陽，樓下浮沉着鳥噪似地人聲，他却靜靜坐着。他要看這隻磁瓶究竟會怎樣毀滅，或許那個課文只是一個虛妄。

他對樓外投了一瞥：日影快正中了，是長長的寂寂的日影……

樓下，人們懷着端陽節的愉悅心情，圍坐在圓餐棹四周，棹上的酒菜都齊全了，只有家主的
位置還空缺着。

「循兒哪裏去了？」做母親的有點不安起來。

人們告訴她：從辰牌時分起，主人就枯坐在樓上，出神的望着一個白色磁瓶，說不出是爲什麼。已遣人請過他幾次，只是不下來。

『讓我去！』老婦人嘟囔着。

她邁上樓：主人果然靜靜坐着，痴痴端詳方棹中央一隻白磁瓶，心凝神一，似乎沒有見到她上來，沒有向她招呼。

『什麼鬼瓶子！——飯菜都上棹了，一家人只等着你一個人！』她的右手憤憤向方棹中央揮去——

蹾然一聲，磁瓶落在地上，砸碎了。

焦循再度向樓外投了一瞥：日影業已正中，現在正是午時。

他嘆了口氣：臉上畫出一圈苦笑。

其三

——紀念一個人

新聞記者某君出於一點好奇，停在測字攤旁，想以兩角錢購得一份廉價的新命運，但測字者却率直的告訴他：五月份有一個大劫，他應該切實注意。

他笑笑，沒有說什麼。

數日前他參加一個雄壯而熱烈的火炬大會，金色火燄燃亮了每一顆心，但他在翌日的特寫中，却說：『這個大會是死樣的靜！』友人憂慮着他的黑色的心境，這是一個不吉祥的符號。他笑笑，沒有說什麼。

兩日後，五月三日，山城命定要受一次重創。然而，直到太陽機盤旋於藍色天空時，他才想起躲避，右手捏着一頂黑色呢帽，他的夫人遠遠的走在前面。

『快點走吧！』

『不要緊，炸彈不會這麼巧。』

他笑笑，不再說什麼，脚步跨到兩屋中間的空地上。

『砰澎……』一枚輕磅炸彈的爆裂聲。

走入前面一間屋的女人匍匐下來，二十分鐘後，四週沒有一絲聲音，她退回來，只見一頂黑

色呢帽寂寞的躺在地上，帽子的主人已不見了。

其 四

一隻神祕的黑色的巨掌從冥冥中伸出來……
一個人倒下了，

今 禹 鼎

汪精衛與鏡子

汪精衛站在大穿衣鏡面前。

這是他的習慣：每當出門以前，總要在穿衣鏡面前站這麼三分鐘五分鐘，梳梳頭，或整齊整齊衣冠。

鏡子嵌在美國黃楊木的大衣櫃上，比汪精衛的個子還要高些，發射出青燦燦的光亮。光亮如來自一個永不枯竭的泉源，瀑布般不斷衝瀉出來，一個鄉下人如在鏡前站久了，會給這光亮的瀑布衝瀉得頭暈目眩的，但汪精衛先生却永遠不會暈眩。正如一隻狗習慣於主人鞭撻一樣，他已習慣於鏡子的光亮了：雖然正如狗怕主人的鞭撻一樣，他也有點怕鏡子的光亮。

現在，他是穿着米白色新法蘭絨西服，在鏡子面前梳那烏油油的頭髮。這每天用生雞蛋青

（即蛋白）及上等香皂洗擦的黑髮，在施用過巴黎髮膏後，閃耀出賊亮亮的烏光，夾着濃郁刺鼻的芬芳。

汪精衛很滿意於這烏光及芬芳，嘴角上浮了一絲苦笑。

於是愈加起勁的梳，梳，梳，絕不讓一根髮絲翹起來，要像用熨斗燙過似地平滑無縐痕。

好，黑髮終於梳得又光又平又亮又滑了。這時候，他採取鬥牛的姿勢而俯下頭來，這一溜黑髮簡直就是一面最亮的鏡子。

汪精衛嘴角上又浮了一絲苦笑。

正如一個明艷艷服對菱花寶鏡的青樓妓女似地，他知道這美麗頭髮的「政治價值」及「經濟意義」。

他嘆了一口氣，放下梳子，開始端詳他的臉蛋，看夠不夠光亮，白哲，香嫩，否則，他是準備再加上一點香粉，或雪花精，甚至不屑來一兩下老人頭保險剃刀的。

奇怪！

「這臉今天怎麼有點不像我了！」汪精衛訝然縐着眉。

是的，真有點鬼。這臉今天竟有點不像汪精衛先生的臉了：從兩頰到下巴以至唇部，如豬嘴似地，有點拱擱起來。

『咦！我並沒有被打腫呀！爲什麼拱擱起來呢！』

汪精衛憤憤的把嘴扁一扁。

不行，拱擱如故。

索性做一個哭相，拚命再把嘴扁一扁。

對不住得很，拱擱得更利害了！

憤憤打了個嘴巴：

『媽的，這不是做過國府主席的汪精衛的嘴呀！這，這像什麼呢？』
有點像狐！

汪精衛退後三步，鏡子裏仍有狐嘴。

汪精衛前進三步，鏡子裏仍是狐嘴。

就在這前進與後退的當兒，忽然，汪精衛感到屁股上又多了一點東西。

用手摸了摸這「東西」是毛茸茸的光滑滑細長長的

還沒有等我們的汪精衛先生把牠拖出來，這「東西」竟擅自搖搖擺擺的露出色相，也照起鏡子了一條尾巴！狐尾巴！

「啊！」

汪精衛大叫一聲，醒過來了。還好，身子是躺在愚園路七號樓上的席夢思床上。

×

×

×

五秒鐘後，當同床的陳璧君被叫聲驚醒，面詰問原委時，渾身汗淋淋的汪精衛第一句話是：「哎，哎，你說，你說，我究竟是狐是人呢？」

謁 陵

天是陰濕濕的，愁慘慘的，沒有一絲陽光，到處都膠黏着沉悶的鉛灰色。整個天地像是由一口陰暗的地窖擴展而成，塞滿了黯慘，潮濕，狹隘，淒冷。陰涼的風颯颯悲鳴，輕輕在空氣中滾轉着，激起細微的漩渦，拂到人面上，却帶來一股尖銳的寒冷。

一切都掛着愁苦而陰黯的顏色。

這是一個適宜展覽殯葬儀列的日子。但我們的汪精衛先生却陪着新上任的「特使」阿部信行謁陵：前後簇擁着灰灰黑黑的一大羣，一個個都擺出雖笑但更像哭的臉孔：倒像是一大隊雜亂的送葬行列。

在憂鬱的天穹下，白大理石的中山陵墓像是渾身披了黑紗，愈顯得憂鬱而悲傷了，長長的白石階傷感的伸展開華麗的白色身子，莊嚴的神態中滲透了愁苦的汁液，彷彿在厭棄這一種踐踏她乾淨身子的畜類。那巍峨的寶藍色陵堂屈辱的蹲踞在幽暗的陰影中，如一隻受傷的疲倦野獸，垂首默默無語。陰風起處，階旁的法國梧桐哀傷的呻吟着，笨拙的搖着肥大的綠葉如手掌。

聲音雜遝的響在白石階上，分不清是脚步聲還是獸蹄聲。

汪精衛與阿部信行率領大隊，浩浩蕩蕩向陵墓進發。在攀登石階時，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汪精衛的白皙細手不時接近阿部的臂灣，想攙扶後者，但終被拂拒了。

抵陵堂時，汪精衛領導大家行禮如儀，獻了花圈，於是阿部便骨碌碌的瞪眼四顧，不斷用粗

嘎的嗓子讚美建築莊嚴偉大，說日本的靖國神社也難望項背。汪精衛在一邊笑着，不斷搓手，低咳着嗽，不知怎樣才好。

十分鐘後，大隊擁入陵墓，準備瞻仰中山先生的遺體。

首先謁銅像。

汪精衛率領全體，向銅像行三鞠躬禮。

抬起頭來，銅像如巨人般矗立在汪精衛的眼裏，渾身纏裹着一層凜寒逼人的嚴肅。站在銅像面前，如站在巍巍崇山面前，每個人肩膀上都感到一片沈重的壓力。

銅像冰柱樣的冷酷的矗立着，在汪精衛的眼裏，是愈來愈崇高不可攀，愈來愈冷酷無情了。奇怪！銅像的眼睛，漸漸的，漸漸的，發紅了，漸漸的，漸漸的，潮濕了，潮濕了。

終於，一滴淚水從銅像的眼睛裏滴出來，落在地上。

一滴，兩滴，三滴……

汪精衛吃了一驚，下意識的退了一步，看看旁邊的阿部與隨員，似乎都若無其事。他不敢再看銅像了，懷着鬼胎，默默走開，逕向遺棺邁去，脚步一步比一步沉重。

終於，數不清是第多少次的，他又站在中山先生遺體的旁邊了。

死者的面孔莊嚴神聖得令每個人都情不自禁的想匍匐下來。

汪精衛準備行三鞠躬禮。

然而，當他才想彎下腰時，那玻璃棺蓋突然自動揭開了，接着，死者的屍身閃電樣坐直起來，火山爆裂般發出要震碎一切的怒吼：

『滾開去你叛徒！我憎惡你的膜拜！』

x

x

x

第二天，南京城紛紛傳說汪精衛生了小病，原因是在謁陵時中風，閃了一跤。

（十月十八日清水溪）

陽光

一個囚徒在牢獄的陰影中度過三年，一天，他被派到監獄門口去拔除莠草，看見美麗的藍天與陽光，他流淚了。

『把窗子打開，讓陽光射進來！』

『把窗子打開，讓陽光射進來！』

『今天的陽光真明亮，真溫柔，我要把發霉的陳舊的箱子，從陰暗的角隅裏搬出來，打開來，放在太陽光裏晒一晒！』

『是的，你的臉色太蒼白了，太陰暗了，你應該在太陽光裏多走一走，多晒一晒，多晒一晒。』

陽光如山洪般爆發了：從四面八方衝瀉出來，淹沒了田園，村莊，河流，邱陵，城市，山林，……

陽光如金色海水似地，泛濫在流線型的都市裏，泛濫在流線型都市的瀝青柏油道上，杏黃色花崗石鋪砌的路上，泛濫在銀紅的鵝黃的海藍的天青的森林樣的建築羣裏，泛濫在錦繡的花園裏：紫羅蘭，鬱金香，白芍藥……

陽光如金黃色麥浪樣翻滾着，起伏着，騰捲着，到處招展着牠的金黃色的大穗子。這金黃色的大穗子探入陰鬱的地窖裏，探入潛藏獅虎蟒豹的原始莽叢裏，探入繚繞着寂寞梵音的幽古禪房中，探入天主教堂的彩色玻璃牕內，探入深閨少婦的紅樓上，初生嬰兒的搖籃中……

陽光的金色氈子披在紅色玫瑰花的身上。

陽光的金色氈子披在紫色丁香花的身上。

陽光的金色氈子披在青色金針松的身上。

看：

一個金髮藍睛的亞利安種的白胖孩子在水邊舞蹈着，歌唱着，陽光在她的歌聲中震顫。

一個赤膊農人走在阡陌縱橫的田隴裏，陽光的金色舌頭輕輕舐着他的紅銅色的肌膚。

一個藍布工人從白色街上走過去了，追逐着陽光。

一個白色護士從綠色公園內走過去了，追逐着陽光。

一個灰衣士兵走過去了，追逐着陽光。

我如一隻貓似地，蜷臥在燠熱的陽光中，青青草地上。

陽光孔雀樣閃爍着燁燁璀璨的光輝，把豔麗的彩色織繡在我的四周，我深深沉浸在這母親似地溫柔的撫愛裏。

我的脚下，明亮的溪水愉悅的歌唱着。

在附近的池塘中，鵝羣驕傲的伸出白色的長頸與金紅的嘴喙，像一隻隻白色船似地，靜靜在水面駛行着，不時展開白色的華翅如白帆，輕輕拍打在綠水上，激起輕鬆而歡快的迴音。

灰色鴨在水田裏發歡的翻着筋斗。

兩隻白色絛羊在榆樹下的草叢中，俯首嚼草。

從遠遠的藍色烟霧裏，騰起初秋午後的慵困的鷄鳴聲，明亮的擣衣聲……。

草虫在我身邊低鳴着。

一隻青蛙跳下水塘裏去了。

紅色蜻蜓在我頭上盤旋着。

一對燦爛的蝴蝶，翅翼上閃着華麗陽的光，掠過去了。

一隻金紅的野橘子，滿身披着陽光，輕輕的墜落在林叢裏。

我的記憶中浮起一個維多利亞朝詩人的聲音。他輕鬆的告訴我們：俯下身，他摘起一朵充滿陽光的野花，抬起頭來，一切都是藍的；這樣，他不再想起生命之空虛了。一個阿美利加的詩人告訴我們：他最愛在冬天走到充滿陽光的樹林裏，從清晨到黃昏，聽伐木人的「丁丁」伐木聲，聲音中飽和着金色的陽光……

生命中無陽光，猶如食物中無鹽，從而，乃有劇烈的貧血症。

今天，人類的愚蠢已發展到企圖把陽光據為少數人的私有品，從而，乃有戰爭！

我們戰爭，因為，我們要——

陽光！

『給我們以陽光！』

友

離你像離火光，我怕冷！

設若是一朵鬱金香的凋謝，一株棕櫚樹的摧折，一片飄墜的梧桐葉被園丁投入熊熊的爐火裏，一彎彎殘柳或一瓣瓣零落的桃花被流水不知帶往何處去，兩支親昵相偎傍的並蒂蓮或連理枝被狂風帶到兩個不同的方向……那麼，牠們的感情應是痺癢的，沒有憂鬱，沒有哭泣，沒有祈禱，沒有懺悔。

可悲憫的，我們是人。

我們的心永遠是一具懸在高峯上的豎琴，連最細微的氣溫的遞嬗，都會使牠搖顫而發出輕微的歌唱，不管這歌唱是娛悅的還是悲哀的，是紅色的還是黑色的。

當這面豎琴搖顫而發出聲音時，友情如天邊七色虹，出現在我們面前。牠有時也像雲雀，破

曉時在我們耳邊歌唱，有時像荒漠綠洲上的清泉，供我們俯啜，像……

歌唱友情是多餘的。站在大海面前，我們只應深深的默默的沉浸。

然而，兩年多以前，我却在一座現今已淪陷的土地的寂寞高樓上，在一個華麗的線裝冊子上，寂寞的寫下後面的句子：

你玲瓏的黑影我將收入行囊。

有一天，跋涉的風雨中暮色蒼茫，

我倦了，我將取出你的悠悠黑影如明鏡：

照見我往日的嘹亮的歡笑，低徊的憂傷。

×

×

×

『明天我要走了。』

我常聽見朋友這麼說。

這對我是怎樣一種殘酷的詛咒！牠有時給我以蜜蜂刺似地輕微的刺痛，有時則給我以沉重的鞭撻。在後者的情形中，它昭示一個命定的分割，如一掌荷葉被冷酷的手指撕成兩半。

一個美麗的月夜，（月夜總是美麗的，）幾個年青人站在被月光抹成銀白色的樓欄前，望着滿天星斗與星斗下的羣山。

一個說：『二十年後，走到街上，你們能認識我嗎？』

一個說：『每一個人都是自由的，爲什麼一定要認識你呢？』

一個說：『分離與生疏是必要的，有暗夜，才有今宵月明。』

我怎麼能不被第二個與第三個說法折服呢？

然而，第一個人的話却使我顫慄。（一生中我們能有幾次深沉的顫慄呢？）在這句簡單如鵝卵石的話語裏，隱藏着怎樣深的痛苦與悔恨？怎樣豐富的生命祕奧與底蘊？

一句簡單的話或一個沉默的瞥視或一角輕微的手勢，往往使我們想哭泣，在這剎那間，我們覲見生命的幽靈。

鐐 铐

誰曾傾聽過一串鐐铐擲在地上的聲音？那冷硬的丁林噹噹聲，那淒厲的金屬聲，那使每一個自由公民顫慄的聲音？

這聲音經常的響在愁苦的監獄裏，陰暗的地牢裏。然而，在芬芳的華筵上，在繁榮如春天的大街上，在輝煌的音樂會裏，在古舊的莊園裏，我們有時也同樣聽到這可怕的聲音。遠古的關於佛教的傳說裏，描繪着一個美麗如花的夜晚，王子釋迦在未騎白馬逃出宮門以前，他在宮中的盛大的筵席上看見坟墓與骷髏，在人們的發狂的笑聲裏聽見哭泣，在美麗的大廳裏看見火光，……

不管你是一條龍或一頭虎，當你陷入鐐铐的桎梏後，你的壯大的手臂會變得如三期肺結核患者的，你的鐵捧似地又粗又硬的大腿會乾縮成一支又細又弱的蘆管；那被鐐铐的鐵蛇所纏繞的手腕與足踝，將被一隻神祕的鐵錘不斷猛烈擊打，逐漸陷下去，細下去……

鐐銬是吃血的，但被吃的不一定自覺。三年前，一個感到牠是在吃血的友人，在脫去手足的鐐銬，脫去桎梏他全身心全靈魂的鐐銬——牢獄後，站在那關閉着無數自由靈魂的黑色大門之前，對着那高大的粉白的然而把世界隔成兩個的牆，用盡全身力量吼出：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我自由了！』

然而，也有着令人吃驚的相反例子，這就是下面的故事。

不用問這故事發生的時間與地點，也不用追究故事主人的詳細的履歷，總之，當他跨入這個故事而作為主人後，他已是一個囚徒了。當他入獄時，他的眼睛是明亮的，步履是堅挺的，頭髮是烏黑的，但隨着時光，他的眼睛昏花了，步履蹣跚了，鬚髮灰白了。然而，對於這些，他似乎並沒有悲哀與傷感，也許他的眼淚沒有被別人發現。大體上，他如許多囚徒一樣的生活着：咽着永遠不能飽的飲食，披着永遠不能暖的衣服，行動限制在蝸牛殼般狹窄的小天地裏。而不幸的是：他也如許多不被牢獄所信賴的大罪犯一樣，被釘上沉重的鐐銬。這鐐銬幽靈似地跟隨着他，寸步不

離。起初，他深深不習慣，被痛苦咬噬着，但日子一天天跑過去，他漸漸的也沒有什麼尖銳的感覺了。他已把自己訓練成一個能與镣铐作親密朋友的人，镣铐在他生活中已佔據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不用敘述他與镣铐作朋友以後的情形了。我們只知道：當日子如一隻隻飛鳥，飛走幾千幾萬隻以後，當他已變成老人時，有一天，獄卒來了，說出一句驚心動魄的話：

『你的镣铐可以解除了。』

『唔！』

老人毫無感覺的應着，兩隻無光的眼睛遲緩的轉動着，望着陰暗的地面，他的臉色很平靜。獄卒於是啓開镣铐上面的鎖，把這吸血的鐵東西取走了。

老人頹唐的坐在地上，沒有聽見幾個伙伴的祝語，也沒有端詳幾十年來被镣铐纏裹得又蒼白又凹陷的乾瘦的手腕與足踝。他似乎墜落到一個沉沉的，悠長的回憶中。漸漸的，他兩眼發直，嘴唇開始抖動，渾身微微顫慄起來。終於，他從地上站起身，來回走着，走着……

他的面部呈現出多年來伙伴們從未見過的歪扭，這種歪扭，只有在最痛苦的情緒中，才會

如風暴似地，從密密的陰暗雲層的包圍中衝出來。

他在不斷搓手，手指如蠍子腿似地顫動着。

每一個人都以爲他有點神經失常，但不知道爲什麼。

這一晚，監獄四週捲起奔馬式的暴風雨，風雨聲如無數的野獸怒嘯，把恐怖與絕望帶給人間所有的囚徒都睡了，只有老人在來回走。

自失去鐐銬後，一種痛苦的瘋狂就緊緊抓住他。說不出是什麼原故，他感到渾身每一個細胞都在爆炸，每一條血管都在碎裂，身子像是騰旋在雲彩裏，因一種極度的自由而驚駭，恐怖。從來痺麻的他，現在却產出一股最強烈的慾望：他想死！

他走着，走着，走着……

終於，如電光一閃，他在黑暗之中看到一點光亮——

就在這時候，就在窗外狂風暴雨怒吼中，睡夢裏的人們，突然被老人的狼嗥似地悲慘的呼籲聲撕醒了：

『還我鐐銬！還我鐐銬！』

月下風景

其一

1

狗一樣的，他游走在這破敗城市的破敗街道上。明亮的月光勾勒出他身邊的陰涼廢墟，一切都被敵人炮火摧毀了：他沒有了家，在廢墟裏躺着他的被殘殺的父母，死者渾身纏結着垢泥與污血，面部已被塵埃染黑，一股腐臭氣息從他四周蒸騰起來。他沒有淚，只憤恨的凝望着這月光裏的殘酷現實。

2

在廣德，一個裸體婦人被釘在大門上，身形如一座十字架。她的兩手兩足被鐵釘貫穿，染滿污黑的血，（人們似乎還可以從這猙獰的手上足上聽出「丁丁東東」的敲釘聲。）她的黑髮

死蛇樣蜷曲不動。她的眼睛是兩座深深扁閉上的黑色門。在慘白的月光下，她全身是愈益顯得慘白了；兩隻乳峯已被割去，只留下番石榴樣的血紅肉鱗，在月光中明滅着恐怖的死紅彩色。她的下部插着一根冷酷的木棒。

3

隊伍如一支被斬斷的大花蛇，零落而脫節的游動在小徑上，他（她）們的眼睛望着西方，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錦繡江南業已成爲一場噩夢，從此「家」馱在背上，只合作天涯流亡客，與風霜雨露爲友。月光憐憫的望着他們，瀉下漠漠銀輝：照出他們前面永遠走不盡的顛沛流離的路。

4

月光用冰涼而蒼白的手指撫摸這被狂炸過被烈火燒過的大城，撫摸這一塊塊廢墟，一座座瓦爍場，斷垣殘壁如一片片受重傷的戰士胸膛，沉默的坦露在月光裏。街道是一條條死屍，僵冷的躺着。千門燈火的繁華業已熄滅，朱樓崇廈淪爲灰燼，空留下焦臭的萬戶劫烟。作爲這城市最雄麗的裝飾的，是林林總總的焦黑斷柱，伸出林林總總的絕望手臂，在向蒼天作出絕望的姿

勢絕望的呼籲。

殘火陰鬱的閃亮着紅燄，一兩個乞丐圍着火取暖。

一隻野狗倒在陰溝裏，發出腐臭的氣息。

漸漸的，月光的手指是愈益冰涼而蒼白了。

5

來，

人羣驚鳥樣棲息在山上，樹巔，四周是渾茫茫的黃水。水含着原始的仇恨，從四面八方衝過

在月光下的白色的夜裏，他們恨着：恨從三島伸過來的決堤的魔手。

其二

1

火光狂烈的照耀着月夜，火花連珠彈似地畢畢剝剝爆炸：雜着哀怨的呻吟聲，哭泣聲，詛咒聲。一個個重傷病人被枯柴樣丟到熊熊大火裏。病人的聲音已逐漸啞啞。紅亮的火舌狂舞於月

光中，令人昏眩的軋士林腥氣不斷衝出來，火燄的巨力凝成一口大坩鍋，揮發出要溶冶一切的無比熱度。病人脆弱的軀幹如羔羊般不斷投到火口裏，作着殘酷而又忠順的餵飼，沒有一個死者想到：從遼遠的海那邊，從綺麗的開遍櫻花的島上踏入支那海岸，會在自己弟兄手裏，遭遇到這樣悲慘的命運。

當塗滿污血的軀體被投入火中時，似乎有怨毒的嘎啞聲抖顫在月光裏：誰要你受重傷呢？
月光照出火的四周，「皇軍」的眼睛是悲傷的垂下了。

2

在四月的櫻花節裏，整個櫻島變成一座瘋人院，人們在月光下狂歡的舞蹈着。然而，全世界善良的人呵，請看，那遠遠的草地上，一個美麗的少婦在垂首讓眼淚如露珠般裝飾在青草上，美麗的月光描繪出她美麗的孤獨的青青影子。

3

鈴木坐在江南村中的小溪邊，月光中的溪水是明亮而澄澈的，遠遠野營中有淒楚的嗚呢的尺八聲傳來，迴音憂鬱的徘徊在溪水上。鈴木望着溪水中的明月，頭是深深垂下了。今夜，在海

那邊，在這樣美麗如錦的月光裏，妻兒會不會含愁帶怨的垂淚呢！

一滴明亮的珍珠淚輕輕投入沉醉在月光中的明亮溪水裏了。

4

月光織在海上，織在一淺間丸一身上，這隻海船猶若殯葬儀列，緩緩行進於海面，表情與姿態是挹鬱的。守着五千瓶屍灰的水手默默望着海水與月光，彷彿聽見海那邊昇騰起五千少婦的哭泣聲。

5

三年前的今夜，他與千代子散步於海濱。瀲灩的日本海在月光中呈出無比的艷美，海水錦繡樣閃着華光。三年後的今夜，也是散步在海濱，但中國海是顯得怎樣遼闊而寂寞呵，他的身邊已失去一條溫柔的臂膀。

三年前的今夜，在海濱，他的右手緊緊的抱着千代子，嘴唇熱烈的壓在後者嘴唇上。三年後的今夜，他緊緊握住「白朗靈」對準自己太陽穴，嘴唇嘆息樣輕輕迸出：「爲什麼要進攻支那呢？」

（廿九年十月十五日清水溪）

林達與希綠斷片

在希綠的生命里，永遠是幻想、瞭望、期待、狂歡與回憶。自從那一枝照澈她全生的黃金色的感情之火，燄開始燃燒起，每一個黃昏，她就穿上最美麗新鮮的淡金色長裙子，斜欹着被夕陽殘暉塗抹成淡紅色的窗欄，向海的彼岸瞭望着，期待着。接着是溫柔的歡樂的夜。每一個夜對她象徵着青春、生命火燄、狂歡、靈魂的大沉酣及大酩酊。接着是黎明。在她身邊的溫柔的靈魂與黑夜俱逝。一整個白日，她是沈溺在幻想的回憶里。她睡在青草地上，用一條織繡着大蝴蝶的綢手絹遮蔽着眼睛，閉眼回憶着那一些歡樂的幻景，那發燙的臉，發燙的嘴唇，那火燄似地胳膊，火燄似地擁抱，連話語也是發燙的，像昏熱病最猛烈時的謔語。她是深深的，深深的，回憶着。她有着太多的回憶，與太深的回憶習慣。她的日子不是渡過去的，而是回憶過去的。在草地上，在樹林里，在海邊，她聽見日子在跑過去，像苔錢上一隻隻麋鹿。這些時間的蹄聲是輕快的，美麗的，也帶着美麗的憂鬱。她並不重視這些。『我有回憶就夠了。』她想：『有了幻想，就有了一切。』日子對她，除帶

來一大簇鮮花似地歡樂，並供給她以多量的幻想與回憶外，還有什麼意義呢？『我來到世間，就是來回憶與幻想的！』此外就是『橘金色的歡樂！』

生活的每一段細碎的節目，對她全是一些幸福的節奏。當她看藍天時，會想起那個人的天藍色的眼睛與天藍色的笑，他的靈魂似乎也是天藍色的。她看着看着，不自覺的笑了。當她躺在草地上幻想時，就設想那個人癡癡在一旁守着，又不敢驚動她，他要欣賞她幻想的嘴唇的線條。當她像蝴蝶樣從樓梯上飛下來時，這曲折幽美的短短一段叫她故意誤會自己是一個公主，在樓梯的最後一級，早就有一雙強壯而有力的臂膀在等待她。她有時不妨閉住眼睛，邁着極細碎的小步子，輕快的跑下去，每一步小蓮花樣輕輕落墜着，臂膀熟悉的在朱紅樓欄上滑下去，最後，再熟悉的投到另一個胸懷里，讓一雙紅紅的嘴唇（她不用睜眼睛就知道是紅紅的），把她的眼睛吻「開」了。她走到通海濱的路上時，她記起這路上印着他的數不清的溫暖的足跡。她便尋覓那些長長的橢圓形的足跡，（在無數種足跡中，她憑着愛情去辨別出他的路跡，她是熟悉他的足的。）再在這些充滿着感情印痕的足跡上添上她的菱形的嘴的痕跡。想着他是怎樣心跳着小跑着來尋覓她時，她對這些零亂的倉促的足跡是說不出的憐愛了。……

只要是關於他

的，有什麼她沒有回憶過？幻想過？憐愛過呢？

『我是應該永無休止的回憶他憐愛他的！想想看：每一個夜晚，爲了帶給我歡樂與愛情，他是游泳過那個怎樣廣大的海呵！他好幾小時與海水格鬪着，比武着，終於濕淋淋的來到岸邊，來到我的懷抱里，頭髮像被雨水淋透的葡萄藤，……』

他的經過幾小時海水衝洗的身子，絲毫沒有海水涼，仍是熱熱的，因爲他的心是熱熱的，他的愛情也是熱熱的。在那些沉醉的溫柔的夜里，他告訴她：

『我怎樣說述我愛情的熱度呢？我自覺是一枝永不枯熄的火柱，連北冰洋都會給溶解成春天的！』

就在他的熱熱胸膛上，她閉上眼睛，輕輕對他喃喃着，如仲夏夜銀色小溪的夢囈：

『我是應該憐愛你的！我是必須憐愛你的！爲了踐應我的感情的邀請，你是經歷了怎樣漫長的寂寞的水之路呵！——』

他用吻否定了她的囁語：

『我的路是漫長的，但不是寂寞的！你很難想像我的水程的美麗。在這幾個小時里，我像是

經歷了人類全部歷史過程；經歷了數不清的世紀。在我的身前身後左右，全是溫柔的海水。在沒有風的平靜的夜里，海水溫柔安靜得如一片青草原，我游泳在里面，就像走在草地上。幾乎沒有什麼波浪，只有一些細碎的精緻的動盪，小水朵如沒有牙齒的魚秧子樣輕嚙着我，有一種軟綿綿的快感。我像一尾魚樣游泳着，全身如一朵睡蓮花樣舒展開，兩只臂膀是兩枝鳥翼似地銀漿，輕快的拍打着海水。兩足就是兩支迂迴的舵，輕悠悠的迴旋着。我時而沉浸在海下面，時而飄浮在海面上。月夜來了，大月亮如一朵白色花樣開在天上。月光如奶油樣流瀉在水面上。一切是銀灰色的。想像着在海的那一邊，在一座精緻的紅樓上，在一扇明亮的窗邊，一朵溫柔的美麗的靈魂在向我開展，一個少女在痴痴的瞭望着海水，在張開臂膀等待着從海中來的人，在呢喃着爲海中人祝福，我的心就如銀帆樣膨脹起來。我的心是一支幸福的銀帆，在笑着向海那邊駛過去，幸福如酒精樣滲透了我的血液。我是幸福得昏眩了。昏昏沉沉的，我忘記了一切，我忘記了自己的四肢還在無拘束的泅泳，我忘記了海水與月光，我覺得自己是縮小成一隻蝴蝶，在明藍的天空自由自在的翱翔。我又彷彿是一顆永不殞落的流星，永恆的在天空飛逝着，不斷劃着一條又一條的長長銀線，劃過來劃過去，永遠是不着邊際不落實地的。我又彷彿是風，沒有方向的吹過

來，捲過去。我終於成爲一片海浪，被另外的海浪輕輕推送着，海水潛的在力量如一隻大鞦韆，把我一程又一程的盪遠去，盪遠去，直盪到海的彼岸——你的身邊……我是不寂寞的，從海的那一邊，到海的這一邊，我是在寫一首美麗的長詩。每一朵浪花每一片海水，全是這詩的音節及姿態。月光與海藍色是這首詩的顏色。當我的濕淋淋的軀體給你的滾熱的身子烘乾時，這首詩就寫完了，接着我在寫一首新的詩……』

於是，不久，他（她）們真的寫另外的詩了。

……

翠堤春曉插曲斷片

雨點停煞。黑夜隱逝。馬車行進入繁茂樹林中。馬蹄聲輕盈的響着。兩顆靈魂在疲倦中沉默了。不知有多少時候，他們的眼睛深深扁閉着，頭髮蓬蓬鬆鬆的。當第一縷乳白色曙光透過林葉的罅隙，投射到兩張蒼白色的面孔上時，四隻眼睛還是深深闔閉着，不時發出喃喃嚶語，眼皮上掠過幽夜夢幻的影子。不知何時起，玲瓏的小鳥婉轉聲，突然水波樣掠過來了。這鳥聲是細碎的，精緻的，若斷若續的，忽明忽暗的，聲音是這樣近，又那樣遠，是這樣熟諳，又那樣生疏……鳴聲是在不斷掠過來，水花樣四濺着，跳躍着，分散着，凝聚着……。

他們的眼睛迷迷糊糊睜開了，眼神是惺忪的，眼花是撩亂的。他們忘記自己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也不知自己是在何處。揉了揉眼睛，正待發問，那戴着寬草帽鼻架眼鏡的馬車夫，已勒住馬韁，停下馬車，跳下來，向他們鞠了一躬：

『早安！』

啊！這是清晨！這就是那帶來無窮無盡新鮮氣息的朝晨。這正是春天的黎明。春天黎明的林子是新鮮的，芳香的，無限溫馨而明媚。每一朵花在笑。每一棵樹在笑。每一片樹葉子在笑。每一片雲在笑。笑吧，盡情的笑吧！這正是春天的黎明！馬車又行進了，輕盈的行進在黎明的林子裏，行進在光滑平坦的林蔭路上。每一片樹葉子把圓圓影子投在他們臉上。每一片枝椏把彎彎影子投在他們臉上。他的眼花又撩亂了，夢似乎還沒有醒。這並不是在土地上，他仍然在夢中，在一個新鮮如第一滴露珠的夢中。馬車前進着，飛過一株樹，又一株樹，走完一條路，又一條路。陽光來了，第一綫陽光來了，輕輕的，柔柔的，芳香的，旖旎的來了。第一綫陽光是細緻的，輕鬆的，從天際線處走過來，從田野裏走過來，走到樹林中，走到他的懷抱裏。他是在那里呢？他不是是在夢里。他是在另一個神祕的星球上。這陽光，這樹葉，這林子的香味，這芊芊春草如茵，這一切全變了，全離開了它們的物質形式，似乎只是一些彩色的線條，一些流動的音波。是的，音波！聽那馬蹄音，多輕盈！多明亮！啊！滴達達！滴達達！荷塘銀漿輕拍水似地，合着拍子，迴蕩起旋律與節奏。滴達達！滴達達！滴達達！這聲音從何處來？這並不是馬的聲音。也不是林蔭路的聲音。滴達達！滴達達！它們是輕快的，顫動的，愉悅的，樂觀的。滴達達！滴達達！滴達達！聲音是前進的，像青山綠水中的一葦乳白舟，輕輕的，輕輕

的，推載人的心靈，前進着，前進着，向一個幻想中前進着，向一個夢魅裏前進着。滴達達！滴達達！他不是乘馬車，也不是行進在林蔭路上，他是在架一葉扁舟，在款乃聲中前進於蔚藍色的海面上。他是前進着，前進着，馬蹄聲載着他的心靈前進着，前進着。他的每一支血流，每一片肌肉，都在前進着，前進着。他自己似乎已成爲馬蹄子。他全身已溶化在馬蹄聲中。滴達達！滴達達！滴達達！聲音又浮起來。百靈鳥的鳴聲又響了。麻雀的絮語又掠過來了。雲雀的歌唱又夢幻樣裊散開了。如暗夜瞥見一條明亮閃電，他的全部心靈突然明亮了。他的眼睛明亮了。他的面孔也明亮了。他的嘴唇不由蠕動了。一片大自然的天籟，從他胸中湧出了。第一個音波流出他的嘴唇後，第二個音也流出來了，第三個也流出來了。511， 511。流出來，流出來， 522， 522。他吟哦着，吟哦着。他又看見了樹葉與陽光，青草地與小池塘，泉水在深深流淌，小溪在潺潺幽咽，白色鵝羣在綠水中唼喋，杏紅的長喙子閃灼在金色陽光中，乳白綿羊如一片乳白雲彩，滙集在青草地上，靜靜嚼草，嚼草聲是隱約的，甜蜜的。滴達達！滴達達！滴達達！D Lan. Lan Bon Bon. Lan Bon Bon. Lan Bon Bon. Lan Bon Bon. 滴達達！滴達達！滴達達！樂聲泉水樣從他靈魂裏流出來，從他胸肺裏流出來，從他血管裏流出來。他的每一條筋肉顫動着，每一個腳趾顫動着，每一個眼波顫動着，他的眉毛如黑色波

紋樣起伏着，一綰長髮柔和的搭到額額上，眼睛如沉睡了一千年而第一次睜開來，有着太多的夢味與歡樂，回憶與芳香。他死了，又活了。舊的軀殼如冬蛇樣蛻去了。他的四周一切是新的。他自己的每一粒細胞也是新的。你聖潔純美的音樂啊！來吧！來吧！這这么多的夜晚，我諦聽着你的響在迴廊上的脚步，你的縹緲的足音，你的比夜的嘆息還要輕微的蒼白色的聲音。我等着，期待着，你祈禱着，你離我是那樣遠，又這樣近。我走遍天涯海角找尋你。我探索過每一巖穴，每一個林叢，每一片流水，來找尋你。你在哪裏？你在哪裏？你是那樣寵愛我，但又那樣拋棄我。你有時瘋狂的擁抱我，使我喘不過一口氣，有時又教我跋跣無窮盡的沙漠，找尋你，任滿天沙子把我打得渾身鮮血，可也不向我顯露一面。你是我的母親，也是我仇敵。我找尋你。每一個白日，每一個黑夜，找尋你。每一個黎明，每一個黃昏，找尋你。你現在終於來了，來了！你從天盡頭處來了！你從海水上來了！你從每一片樹葉子上面來了！你從每一綫陽光裏來了！你從我心之最深處來了！來了！來了！來吧！來吧！你蒼天！你上帝！……滴達達！滴達達！D Lan Bon Bon. D Lan Bon Bon. Lan

Bon Bon. 滴達達！滴達達！滴達達！511，511，522，522。……

（三十一年夏季）

幻（註一）

月光青幽幽的纖纖手哀傷的輕撫着會慶樓簷角上的吻獸，金碧琉璃的獸身在月光中煥發出亮灼灼的光華。月光的纖纖手輕撫着繪飾紫羅蘭色游龍彩鳳的金碧琉璃瓦的樓脊，使一種淒艷而清冷的光暉籠罩着這豪華的古老建築。樓四週的朱紅盤龍楹柱在冷艷的月光中分外顯得炫麗。那須彌座上的朱紅御欄杆則把幽微的曲折的猩紅影子投在月光中，鏤花的鬆金雕窗在深深扃閉着，窗內似埋藏海樣深的祕密。白大理石的御階裸露出冷冷的寂寂的胸脯子，如一個欺斯地里亞過度的婦人在一陣最大激動後睡熟了。在月光中，一切全空虛得可怕，也靜得可怕，彷彿全世界全地球全消失了，只賸下這青幽幽的哀艷的月光。六百年來，昌德宮第一次是這樣深沉的靜而空虛。人儘可以指這豪麗建築爲一座千年荒山古刹，而否定這里面還有數不清的活的靈魂存在。在月光中，所有這些玉砌雕欄，精緻的壁飾，煌麗的石刻，朱紅的大柱子，碧瓦雕甍，似乎全向那一抹無垠的青色夜天掠出黑色的懷疑的問號，似在驚訝於自己的凋落與

被遺棄。然而答覆它的只是一片曠古未有的奇異的寂寞。夜似乎把它數萬萬年來自有的地球以來的所有寂寞都傾潑於今夜了。寂寞與荒涼如一片大洪水樣到處氾濫着，這寂寞與荒涼並不是由於物質世界的凋落，或是古牆的坍塌，田園的荒蕪，而是一種精神的凋落，與心靈過度悲哀後所絞榨出來的酸汁。這酸汁已滲透入微涼的夜氣里，蟬翼紗似地輕輕掠開去，却又鉄錘樣沉重的擊打着每一條活的靈魂，擊打着，無聲的擊打着。

似有一條神祕的淒傷的弦子響在這溫柔如花的初秋之夜，似有琉璃似地淚珠隱隱的滑過宮鬢滴落在空漠的白石階上的響音：

死了一切全死了！在天上的上帝，與在地的魔鬼！只有遠方教堂的鐘聲隨着人王山上的初秋風滾旋在月光里。在那些古老的戈特式的天主教堂里面，數不清的柔軟心靈在祈禱人之子賜福，挽救這古老王國，以擺脫掉四十年來的第一次浩劫。然而，少有人記憶起：二千年前人之子已釘死在骷髏山上了。聖像前面的祈禱聲是怎樣空虛而可憫呵！這午夜鐘聲不斷飛出來，如一隻隻被風雨摧殘了的受傷的鴿子似地，舞蹈樣的迴旋在淒暗的月光里，是死屍進入坟墓前的最後的喪鐘，無憐憫無姑息的搖撼着站在坟四週的死者家屬與戚友。

鐘聲可怕的固執的嘶吼着，清碧如雲的會慶樓畔的御河池面，似在響應着空洞的迴音。池水清澈得燭見水底的每一粒鵝卵石，與每一尾小魚。會慶樓的八角石柱大部分就矗立在水池里，有兩丈多高的一段裸露出水面。這一株株的冷冷的白石礎柱把粗壯的長長倒影投在水面上，在月光中反映出紫黑色，有點彎彎曲曲的，如一條條蜿蜒的巨蟒。

會慶樓前的白石御道上，遠遠描畫出一條洋溢着珠光寶氣的人影子。這影子花綽綽的顫動在浮掠着柳葉蔭影的白石平面上，迂緩而軟弱的向前移動着，如冬夜古岩穴中的一條幽靈。在它的凝重的遲滯的姿態中，隱隱約約蘊含着往日的莊嚴典麗的氣象，然而，它的細碎的動作中却神祕的暗示出一個永不可彌補的巨大的悲哀，一種積漸的但又極突然的悲哀。它向前拖長着，伸延着，舒展着……

這影子終於在御河池畔停住了。

池面的荷花早已萎謝。結成一枝枝青青的蓮蓬，苗條多刺的青青梗子搖頭在月光中。圓圓的荷葉如一面面青傘張展在水面。一陣風掠過，池面抖動起綠油油的光亮，映着青幽幽的淒苦的月光，有一種魑魅的幻影。在荷葉沒有鋪到的水面上，池畔人影子的身形終於清晰的顯出了。

這影子主人如希臘神話中的納癡思似地，痴痴望着水中的影子，發現自己的面孔蒼白得可怕，頰上的肌肉爲憂愁所逐漸蠶食，瘦削得有點病態。他兩隻清明的玲瓏鳳眼，又暗淡，又疲倦，又痛苦，投到水面上的視線幾乎是一支快要燃完的絕望的殘燭光，悲哀的閃爍着，熠燻着。要不是身上纏着火龍繡黻，鑲着珍珠寶石的皇袍在月光中閃耀着奪目的翠氣與璀璨的光華，瀟漫着一種殘廢的煇赫的芬芳，他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一個曾經在寶座上統治過三千萬人命運的帝王。一切是在可怕的變。越變越可怕。幾萬年前的一片海洋可以乾枯成一片沙漠。最巍峨雄壯的山峯可以崩裂成一條河流。如雲的青青髮絲一夜可以白如秋日蘆葦。最艷麗的曾經顛倒千萬人的紅顏玉肌，終有一天也會成爲令千萬人望然生畏的荒郊骷髏。父視會變成子孫的仇人。妻子會變成謀害丈夫的兇手。一切都在變，變！

然而，自有世界以來，有什麼變蹟會像他所治理的王國變得這樣奇而慘呢？他凝視着荷池水面上的自己的蒼白姿影，幾乎想大聲向全世界全人類狂吼：『這是不可能的！這一切是不可能的！……』可是，遠方教堂的鐘聲又響了。這鐘聲越來越淒厲，越陰慘，它似乎並不是金屬的聲音，而是被投入地獄之地獄的最深處的孤獨鬼魂的哭泣，是宏亮壯大的哭聲。這哭羣繚繞在皇

宮四周，彷彿是特意獻給皇室的一種喪歌。這悲慘的聲音，如一柄柄看不見的短劍，無情的擊刺着他的心房。他彷彿看見自己的心在無聲流出殷紅的血，血液如一滴滴紅色露珠樣滲沁出來。

在無邊的夜靜中，他彷彿聽見伊藤博文的沉重的足步聲。這足步聲似越響越近的逼近他。他吃了一驚，身子一抖動，水面的影子立刻零亂了，他回過頭，什麼也沒有。會慶樓的白石道上，闐無一人，只有柳葉隨秋風而微吟的聲音。他的唇邊浮起一絲苦笑。他的腦際里立刻浮現出一付奸險陰暗的面孔，咄咄逼人的眼睛，老練的笑，傲慢的唇角……，這正是伊藤的面孔！這面孔跟隨他已有十幾年了。自甲午戰爭後，這陰險面孔時時刻刻幌動在他的四周，像一隻死死逼近麋鹿的獅子，隨時抖動着茂密的鬃毛，張着血盆大口，要一口把擁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的大韓王國一口吞下去，連一皮一毛一骨一髮都不讓存留。

就是這一付陰毒的面孔，使光輝璀璨的四千年大韓歷史頹然無光。

就是這一付陰毒面孔，攫去了半島所有所有鐵路，礦山，軍港，及一切富源。

就是這一付陰毒面孔，幾年前把獨立自由的扶餘（註二）夷為保護國。

就是這一付陰毒面孔，冷酷而獨斷的逼他禪位，下罪己詔。

就是這一付面孔！今天逼他簽訂合併條約，連韓國這一名詞今後也將永遠在子孫記憶里塗抹掉！

就是這一付陰毒面孔……

他不能再想下去了，全身血液似乎都湧到臉上，蒼白的兩頰赤紅如日球。他握緊拳頭，如一隻怒鷹樣抖了抖身子，水中的形影立刻又零亂了……終於，他頹然的長長嘆息了一聲，像輕輕吹落一朵凋殘的白玫瑰花。他軟弱的舉起沉重的步子，向左側走去，沮喪的身子斜欹在一株柳樹上。抬起頭，月光淒哀的照着他瘦削的影子，宮中月似乎幽幽啜泣着，一種神祕的悲哀浸滿了宮內，悲哀如一支白色帆投入滿風中似地，滿滿的膨漲起來……兩滴清淚從他頰上輕輕滑下來，近於無聲的落在白石地上，是清晨第一粒露珠在陽光中滴落的聲音……

他墜入深深的沉思中，十年來所經歷的種種悲慘畫面，一幅幅的在他腦海里展現着。

(註一)本篇為未完成的一個長篇的斷片。

(註二)韓國古稱扶餘國。

第

三

輯

空白页

天 眞

擬戀歌斷片之一

今天，我太樂。怎樣說才好呢！唉！媽！我永久的愛都得謝你！一切凡是甜的，美的，全是你安排下給我的。正像希臘神話中大神安排下最豐盛的華筵給凡人一樣，你給我安排下天上的輝煌享受。和你在一起，無論是沉默，是談，是笑，是看山看火，看月亮，都好！只要你在，一切都好！在你身邊，我才感到是在活着，我才感到自己有靈魂，有智慧，有愛與憎。你不在，如受了魔法似地，一切全變了，變得那樣慘，那樣陰沉，我只有低首無言，偷偷咀嚼悲酸的滋味。

上午，你與媽來了，要參加明天考試，盼我陪你們到彈子石走一趟，看那一帶左近有沒有憩處。我雖然身體有點不適，但還是歡歡喜喜的答允下了。我以為這樣又可以和你在一起，又可以

看你聽你的笑。你不知道你笑得是怎樣美哪！

我換新鞋，媽穿大藍布新罩袍，媽也穿新袍子，我取笑你們：『這是在嫁人哪！』你們都笑了。買了一堆糖菓，邊說邊笑邊嚼糖。我給媽提書包。我讓她知道我已見到她給○的信。她臉紅了，羞得什麼似地，不斷咕咕笑，且彎下腰嬌喚着『噢唷！』這溫柔勁兒，夠我銷魂的。我禁不住吻了她。『這樣可以補償你的損失吧！』她不開口，只是咕咕笑。

隨着一個吻，我餵她一顆糖，糖與吻都是甜的！

買到金紅橘子後，我一片一片餵她。她的小嘴與淡紅橘瓢一樣美麗。

走熱了，我脫下大衣，又給媽提書袋，這樣，兩隻手都不空了，愛的媽便剝橘子給我吃，我們的心是溶合了。

『不和你們在一起，各式各樣的陰暗與憂鬱都來了。和你們在一起，我忘記了所有其他一切。』

我告訴你們一個友人所發生的悲劇。你們都很關切，但我不忍多說。

媽，還記得嗎？那個過路的着黃呢中山服的中年人，他的喉嚨像青蛙一樣奇怪，我學他，你笑

了！走在那小路上，塘里都是紫紅色的浮萍，你不認識，我笑你是都市小姐，如你自己所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什麼不學學我這個鄉下人呢？

『人們的相聚，真是浮萍一樣的偶然哪！我們是偶然相聚了，會不會偶然分開呢？』
媽不開口，若有所思。

我哼小調子，我唱「喀秋沙」

『喀秋沙走在峭峻的岸上，

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

……喀秋沙的愛情佑護着他。』

我喜歡這首歌，不單是她的音節簡單動人，還因爲上面所寫的第三句。我設想自己如勇敢的與社會惡勢力奮鬥，我所愛的媽也會「佑護」我的。我把這想頭曾告訴過你，媽還記得嗎？就在我第一次嚐你的甜吻的那個朦朧月夜？

今天，我又唱這首歌。

我還唱“Rainbow on the River”，這首歌也是爲愛人所寫的，我最喜歡下面一段：

Let you and I sailing along the rippling stream, holding hands together.....

我把這意思告訴媽，她也很神往這境界。但這並不難達到，只要我們努力！

真的，媽呵！你是勇敢的！只要你能像我一樣自信，這簡單的理想太容易實現了。

到達彈石子，分訪E小學與P學校（考場）後，累得像駱駝。我們在一家比較乾淨的館子
里用午餐。之後，找旅館沒有，只有一「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客棧，全告「客滿，」與隆得真
可以！

沒有法，只好渡江到朝天門。媽與媽晚間擬宿在友人處，明晨過江參加攷試。

我們同乘洋車到雪園喝咖啡。座子四周幽靜極了，雖然有音樂聲，人聲，但都不太刺耳。
我講了幾個故事給他們聽：

1. O·享利：忙經紀人。

2. 契訶夫：快樂的人。

3. 契訶夫：究竟是誰說的？

4. S·刺威格：一封陌生女子的信。

第四個最使媽感動，我看得出來。

喝過咖啡，我提議到 D A I S Y 吃經濟俄國大菜，她們不肯。便到一個真正武漢味的食店吃湖北豆皮與豆絲，便宜！味美！愉快得很！

晚間，陪她們回去。抵達後，聘進去找女友，我與媽站在外面，我又餵她一片橘子，一顆糖，跟着是一朵吻。先前那天晚上與今天上午，我只是吻她的面頰，今晚我才真算吻了她。我的嘴唇壓在她的唇上，如溶鐵似地，一股奇熱流在我血液里，我說不出的覺得甜甜！

遠遠有人走過，我不管，我還是吻她。

我們比驗着手，你的手和我的手一樣大，但我們的都是小手。

我們緊緊握着手，我們的心變成一個。最能聯合兩個心的，莫過於熱烈握手了。媽，要不是生活在這討厭的社會裏，我真願永遠緊緊握着你的小手，站着看幽幽江水與朦朧雲天。人生比起少女的愛來，又算什麼呢？白朗寧垂老時曾說過：

『少女一吻比一切都可貴！』

今夜，媽！我真算嚐着你的甜！我永忘不了你！

『你過去是不是有很多羅曼斯呢？我不是你這些 Romance 里的一個呢？』
『大概是的』

媽呵！你這答覆使我渾身不禁抖顫起來。如果是真的，該多可怕！我不敢同意一般髒男人想用虛偽的感情來換少女的真情，想用商品樣隨時可以出賣的心來換少女的只屬於一個人的心！但是，媽，如果你是我第一個施用真感情的人，你該不該從我開始起才把你的真感情獻出呢？我能不能成爲你感情歷史上劃時代的紀念碑呢？

媽，我多想成爲你的 First Love 的對象呵！

作一個少女的第一個愛人是幸福的！第一個如果就是最後一個，更是幸福之幸福！

媽出來，你們送我到新街口，我又送你們回來。在江堤上，我談到一個友人的戀愛悲喜劇，又談到 Browning 夫婦的甜美生活：媽用小手緊緊捏着我。我的心輕輕飄漾起來。媽的小手似乎就在捏我的心呵！

媽呀！我的手有永久被你緊緊搓揉的幸福麼？

回到順城街，我和媽談到此後計劃。我想：我的誠懇應該感動媽。

她們請我後天上山請我喝牛肉湯。她說她的母親早認識我了。我很奇怪。原來○病時這老人來探問，見我在教英文。

我沒有妹妹，我願她們都是我的妹妹，他們笑了。

臨別時，她們又要送我，推辭不得，我只許送到坡，看見街燈為止——巷子太黑了，我一個人走，怪冷清的，她們體貼我，我只有感謝。

在坡上，我對媽說：不要遠送，只要給我一個 Sweet 的就行。

我說罷，轉過頭，她的溫柔的小嘴湊上來。這是她第一次自動的吻我。（以前全是被動的，）我幸福得想哭，想流淚。

分手後，她們站在城邊，看我回去，我則站在街上，要看他們先回去，大家都笑着堅持己意，多天真！

『好，我走了，別人見了，會笑我們是瘋子哪！』見別人來了，我只得走開，還頻頻望她們！唉！這樣的人生是太美了，不知我能有福氣享受幾天呵！

走在街上，我對每一個人都表示出驕傲：因為，從今天起，我是一個被人愛的孩子了！

謝謝你，媽！

媽是好孩子，我也謝她！

二

昨天晚上，月亮那樣大，那樣圓，那樣亮，沒有媽，我也沒有心緒欣賞，一早就睡了，連夢都是不愉快的。我夢見我很憂傷。

這樣美麗的月亮，你在那里，媽？你不知道：月亮的美麗是怎樣不完整，怎樣需要你來彌補呵！

只有和媽媽在一起，我現在才有心看月亮。

只有和媽在一起，我才感到生活的甜美，世界的溫存。

媽來到我生活里以後，如一條分水嶺，把我的全部生活劃分成兩部，一部是過去的，一部是未來的。

過去的顯得陳舊，單調，陰沉。但一切過去的已過去了，我毫不留戀，抓住我整個心的，只是我將與媽媽共同創造的未來，這未來現在還是一片榛莽，一片礮礮，需要我倆來開闢，墾殖。

我相信，我們都是有良心的好孩子，誰也不會辜負誰，我們的心都白潔如紙。

我們都有理想，理想是我們共同的電炬，照耀我們前面的幽暗旅途。只要我們相信這電炬，遵照牠的啓示，我們的生活便是幸福的，甜美的。

我們當中有一個中途會改道嗎？不會的！

媽媽不是一個沒有遠大眼光的孩子，她和我看得一樣清楚：只有那黃金樣輝煌的將來，才是我們所寶貴的，目前短時期包圍我們的暗霧，終要消去的！

這些或許只是抽象的理論。

我還可以提出具體事實。

我的意思是，四年之內，我的成就稍高，經濟基礎奠定，媽的學識也有長足進步，能夠把工作與興趣打成一片，則我們即可在這髒世界上開始築我們的乾淨天堂了。

四年，看來很長，其實很短。那時候，我們都還是廿幾歲的人，我們對人生還有太多太多的享受機會。用困苦的四年來換得幸福的四十年或卅年，還不值得嗎？還不幸福嗎？

我是有決心的，只知道媽媽是在打什麼主意？是不是能信賴我？

只要努力，這困苦的四年計劃，三年或許就可以完成。

上面所寫的都是酸話，我還是說一點甜的吧！

×

×

×

媽媽與媽本答應今天下午在山上等我，但她們始終不回來，直到下午三時左右，翩翩小妹才說她們已上K峯。

也怪，疲倦得如小豬的我，這時忽然精神煥發起來，便騎一匹白馬上山。想到古人詩中的「白馬騏驎郎」，不禁啞然失笑。

風極大，馬夫帶我走小路，更是不痛快，方知人生究竟並不如腦海中所想的那麼美，那麼善。到××女中門口，下了馬，一些在樹林裏看書的女學生都望我，我怪不好意思的。比較起她們孜孜矻矻來，我真有點像不上進的紈袴子弟了，慚愧已極。

我不知道媽父親的名字，我說找林女先生（即林小姐）她母親聽錯了，說林睡了，出牙子。我很奇怪，媽前天不是很好嗎？怎麼出牙子呢？這樣大的人還出牙子嗎？

我又說找媽，（媽是林伯母的外甥女，）林伯母才恍然大悟。後來聽她解釋：出牙子即拔牙。

齒非長牙齒也我笑了。

媽在睡，我吵了她，真抱歉。也難怪她，這兩天上山下山跑，夠累的！該死的我，爲什麼不改一天來呢？她是太需要休息了。

看看天色，暮靄四合，我更怨自己莽撞，揀這樣一個不湊巧的時候來！

媽媽睡眼惺忪，分外顯得嬌媚，多情。這是她的惟一誘人處：從第一眼即感到她的熱與柔。現在，她雖因小睡而有慵困之態，但顯然是一座溶岩暫隱伏的火山，那低暗的火苗，可以從她的眼睛里看出來。

納蘭容若說過：『人到情多情轉薄。』我的媽媽不是如此的。她的情只是越來越厚，從沒有幻想過沖淡它，抑制它。

K峯多林木，媽所居草屋座落在山窈里，林蔭遮滿屋脊，屋前是山丘，屋後是學校草坪，地勢幽靜而親切，使我想起自己最好的友人。說真的，抗戰三年多來，我還沒有經歷過這樣親切的環境。

林伯母健談，大方，體貼。我恨自己沒有福享受這樣一個開明的好母親，我真羨慕媽媽。

唯其我沒有一個理想的母親和一個姐妹，我才更迫切的需要一個女孩子的愛撫。女孩子的愛撫有時可以把母愛姐妹愛合成三位一體，混凝後再錘鑄出一種新的愛，令一個男子勇敢而溫柔的愛！

這愛，我希望媽能給我，她不會吝嗇的。我想。

我與媽，及兩個小妹妹，到山上盤桓，參觀了B中學，湫隘得可憐，戰時教育夠張羅的。

下了山，黃昏已來，我堅持回清水溪，怕遲了不辨路，她們定要我多坐一會。無法，我說只坐五分鐘。

『你的錶比別人的特別慢！我們不怕！』媽與媽這樣說，我笑了。

我袋里還剩幾粒糖，三人分吃了，糖衣是銀紅的，翠綠的，暗藍的玻璃紙，很精緻，放在油燈上面燃燒，發出如夜風穿過林葉的『噼噼』聲。

『貴重的紙被焚時，較之那些廉價紙，連燃燒的聲音都是好聽的。』

我這樣說，媽望了我一眼。

正談着，麵來了，我一大碗，媽與媽是兩小碗。

「這可怎麼辦哪！瞧你們在拿難題給我做……」

我禁不住埋怨起她們，拜訪友人而驚師動衆，我最怕。

嘴里這麼說，肚子也在暗自好笑：我原沒有用過晚飯呵！但我的原來計劃，是早點回清水溪去填肚子的。

既來之，則安之，不得不硬着頭皮吞下麵條。它雖舒服了我的辘轳雷鳴的肚子，却苦惱了我好強的心。傳說的招待客人的方式，對我不啻是鏢鏑，溫柔的但是拘束人的鏢鏑。

吃完麵，幾次三番想走，都被留下。我的心境又歡喜，又煩惱。歡喜的是：我又可以多看看媽幾眼，多聽媽幾聲。煩惱的是：我這個魯莽的不速客，把這個古式家庭的秩序全破壞了。

媽！你能體會我當時的苦衷麼？

設若這一座房子，只有你和媽，或僅只有你，我願陪你坐到天明。如果這房子是你們倆的，我儘可以任性，儘可以調皮，但如今——

這番話我當時想說，又噎住了，我怕你們生氣。

鄭先生是個好青年，但他嘴里有一顆金牙，這却使我抑制不住的憎惡。我曾經有這麼一個

瘋狂的心願：願普天下鑲金牙的人都不爲我看見，即使他們不被消滅。

我憎恨假！凡是假的我都恨！「假」在我旁邊，我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我惟一想的是趕快逃走！古人說：『不共戴天，』這用來形容我之恨虛假，最適當不過。

我之愛與憎是強烈的，明顯的，我有大愛，也有大恨！

（寫到這裏，我突然寫不下去了！）

水之戀

——擬戀歌斷片之二

如果我能夠，我要用最純潔的情感，最單純的思想，最樸素的文字，來記錄我對於M的思念與眷戀。我不諱言！我已愛上她了。從兩月前的一個神祕日子起，我就愛上她了，正如月光愛戀着海水一樣自然。我絲毫不想掩飾從自己心中湧出的情感。

這個小冊子，我將題爲「水之戀」因爲我最愛水，而我所愛的那個名字也是附麗於水的。我是出生在水流最多的地帶，我的一生也將含有濃厚的水流味。我從水中來，我要和水在一起生活，我的名字也將要寫在水上，像濟慈。

上面一段，是在看完「秋天裏的春天」以後寫的。那是一個陽光明亮的下午，這本精緻的小書放在我面前，我流了眼淚。那些頁美麗的言語令我想起許多不應再想的事，我於是裝訂了

這一冊「水之戀。」

歡樂畢竟太短，第二天就發生一件令我很難過的事。我買了六張音樂會票子，結果只有我一個人走進去。在如夢如幻的音樂之波浪中，我沉睡了兩小時，一出門，就看見美麗的月光。我的頭垂下了。於是這冊「水之戀」便一直被放在抽屜里，我幾乎怕再看見它，彷彿老年人怕看見慘白的花。三天以後，我從一次逃遁中又飛回來，聽見說：一個人爲我流了淚，我渾身抖顫起來，於是又翻開這個小冊子，——時候到了我再不能關閉自己的心靈了。

從那一個金黃色的日子起，我才發現你呢？

記不準確。

我們似乎相識得極久極久，自有人類起，我們就相識了。我們一直沉睡在地底下，經過幾十個世紀的分別，現在又相會了。從你的笑靨裏，我彷彿還能回憶起幾千年以前的事情，說我們是老朋友，你會不會反對呢？

第一次發現你時，並不是你的身形，也不是你的姿容與言語，而是一雙神祕明亮的眼睛。一

個明亮的溫暖的下午，我正坐在小樓上，門輕輕開了，在空廓發亮的門縫裏，突然出顯一雙極明亮神祕的眼睛，像暗夜的兩顆大星星，照耀着閃灼灼的光彩，我的視線眩暈了。睜大眼睛，待定定的去瞅視時，這兩顆大星星已沒有了。『多美麗的大星啊！』我抑制不住的讚美。像閃電，一剎那間，我的一生全被照徹了。我的所有回憶全給喚醒了。從此，我常常抬頭看夜天，夜天繁星如花，但哪裏有我靈魂中的兩顆星呢？

另外一個日子，我又看見這兩顆大星，我的記憶是更深沉了。我真怕會陷入記憶的羅網里，一層又一層的，使我永難解脫。然而我並不諱言，這「陷入」是幸福的，可怕的倒是沒有機會「陷入」。

孤獨伶仃的瞭望大星時，多寂寞呵！

命定的時刻終於來了。那天上午，我才戴上帽子出門，我突然吃了一驚！那兩顆大星竟又光華璀璨的隕落過來了，啊你！

這是我們面對面的第一次「相遇！」

你穿一件天藍色布袍子，纏着黑地白格子的圍巾，玲瓏得像一條小龍，大眼睛光芒四射的掠着我，磁鐵似地吸引着我。我幾乎不敢逼視你。從你身邊走過去了，我又好幾次轉過頭來，但你却像神龍似地不見了。

這一天晚上，F告訴我：你將留在「政府」里工作。我楞了許久：天下竟有這樣巧合的事情麼？

我想到命運。我所望命運不要虐待我！

「眼睛是心靈的牕子，」我看見過千千萬萬扇這樣的窗子，然而像你這樣美麗明亮的兩扇，我却是平生第一次見到。我幾乎要大聲對全世界說：在你以前，五千年歷史上沒有過美麗的眼睛！在你以後，世界上也絕不會再有美麗的眼睛！大自然已把全人類的眼睛的光華集中在你的眼睛里了。被你投過最輕微最漫不經意的一瞥的人是有福了。

你的眼睛是閃灼的，却始終是「撫摸」式的，而不是「擊刺」式的。你的眼睛是母親的天

鵝絨樣綿軟的手掌而不是武士手中的刀劍——我真嫉妒你脚下的大地，幹嗎牠常有被你撫摸的幸運呢？

『媚媚的眼睛是美的！』這句話我將要重複千千萬萬次，每重複一次，我自己的眼睛似乎也明亮了。

三月廿三日是一個永遠值得紀念的日子！從這一起，她願意單獨踏入我的房門了。在這一日，她第一次向我說了一句以上的話。天可憐見，過去我們雖相識了兩個月，但她只向我說過四句話。

第一次，她爲F取茶杯，她問我：『這是參謀長的茶杯嗎？』

第二次，F陪她來借書，她向我說了聲『謝謝！』

第三次，我送了她一冊「露西亞之戀」，她說了聲：『謝謝！』

第四次，她和S小姐來玩，我問她們念英文是用哪一種讀本，她答：『正中課本第四冊。』

她雖說了短短四句話，在我聽來，却比四千句話四萬句話還有力，天上月亮是不說話的，但

誰不想跪在月亮裏呢？

當真，你在我身上的力量原只有兩種：一是你的眼睛，一是你的沉默。你的眼睛美，你的沉默更美。你不說話時不啻是一座千萬丈深的古潭，說不出的引人，說不出的叫人舒泰。我真永遠廝守着你，深深浸在你的沉默裏，如浸在大海裏，讓自己忘去一切。

媚，你說怪不怪，我們不說話比說話還親密。我們沉默比開口還接近。其實，我們何嘗不說話？我們不僅是常常說話，並且還是每分每秒在交談。在一起時我們是在談，不在一起時我們也在談。我們並不是用肉身用口舌談，我們是用靈魂談。在廣綿無盡的宇宙裏，在光輝燦爛行星系裏，有兩個靈魂在無開始無終結的對話，那便是我們。你是不是常聽見我的聲音呢，媚？

這些日子裏，夜半我常常醒來，想念一個人，這個人便是你。特別是月光明亮的夜晚，乳白色的月光從牕外射進來，照在我的白色被單上，照在壁上的耶蘇畫像上。我因這月光太甚的美麗而發傻，我把臉孔匍匐在軟軟枕頭裏，輕輕叫喚你的名字。多幸福而又苦惱的夜呵！當你的名字從我嘴唇上輕輕彈出來後，我便覺得幸福了。然而，哪裏有你呢？室內只是空虛的四壁，月光以美

麗的姿態走過來走過去我的如風吹葦葉的輕微的喚聲終於消失在月光中我輕輕噙了口氣，閉上眼睛試着做夢：一個充滿了你的聲音與笑貌的夢，可總是不能入睡。

因爲一些小刺激，我離開家幾天。我的信上說明了一切。我沒想到會給別人添了那許多痛苦。照我原來計劃，在外面至少還得住三四天，然而，當我在山上散步，眺望長江水時，我突然想起你，於是便回來了。五六天沒有和你見面，對我是怎樣大的刑罰呵！

晚間，F喝了一斤半酒回來，他的面部說明了一切，我還能說什麼呢？他說我對不起一個人：你！因爲你爲我流了淚。

聽了這話，我渾身登時抖顫起來，我的心說不出的酸痛。整一夜我沒能好好睡，時常醒來，你似乎就在我旁邊，你的眼睛似乎就在熱熱的灼視我。唉，媚，我生命的永久的神，我怎樣報答你才好呢？一滴淚水已夠說明你的全部靈魂了。在這個世界上，曾經爲我流過淚的，除了F，就只有你了。過去，因爲環境的限制，以及你的沉默寡言，我常懷疑你是否真的不討厭我，是否真的重視我。爲了這一懷疑，我經常是墜入苦惱的深淵。在人面前，特別是在你面前，我總是微笑者，可是，天知

道我的笑的後面藏有怎樣深的憂鬱。每一次送你出門以後，回來就陷入神經質的狀態中。想起你的溫柔的笑貌與懂事的眼睛，我止不住幸福的笑了。但一想起我們友誼前途的渺茫，我又抑制不住的苦惱起來。我傻傻嘆息着：我真有永久接近媚的幸運麼？我真有常聽見媚的笑聲的福氣麼？我們之間阻隔着那樣多的障礙，天知道命運會怎樣收拾我們！一想到這裏，我又不由恨起自己：爲什麼當初要認識你？接近你？我又恨命運：爲什麼會讓我看見你？如果我們不曾相遇或認識，一切苦痛豈不無從生？一切牽掣與煩惱也豈不無從有？這樣埋怨着，終於又害怕起來。如果我不曾遇見媚，生命對我又有何意義？如果我不能與媚認識，我又何必生下來？我的生活裏如果沒有媚，那是怎樣可怕的陰慘暗淡？在我的生命裏，媚是燦燦的太陽，給我以無限光彩與熱。這光這熱，我一分一秒全離不開。過去沒有媚，我的前半生才充滿那樣多的痛苦與黑暗，今後有了媚，我的後半生才揭開嶄新的一頁。這前後半生相比，猶如美洲與亞洲，當這一面是黑夜時，那一面充滿了陽光。當那一面白晝時，這一面的大地上却籠罩了黑暗。

如果我們全是星球，媚是太陽，我是月亮，我肉身上靈魂上的光彩全是媚給的！

如果我是朝晨，媚就是雲雀，沒有你，黎明的林子是可怕的淒寂而單調。

我願你是大海，我是小船，讓我生命之舟在你的海上行駛，直駛入你靈魂的彼岸。

我願是樹葉，媚是風，永遠無停休的撫摸我，慰藉我，爲我歌唱，爲我讚美。

媚，我從小沒有完善的母愛，我從未真實的領略過母親的心，我多渴望有一隻母親的手來撫摸我呵！你，我的小母親，能夠讓我做你的忠實的孩子麼？我夢想有一天能再躺在搖籃里，聽你輕輕搖着我，淺唱着搖籃歌，在那幸福的一瞬間，我願瞑目長眠在你的懷抱里。

從第一次和你談話起，我就從你身上呼吸到母親的芳香，從你的小嘴里聽到母親的聲音，從你的臉上看到母親的眼色，……我如果真能夠成爲你的孩子，則此外我對於人生還有什麼需求呢？有了媚的母愛，我一切全有了。媚是我靈魂的靈魂，生命！可是，媚，我永恆的愛人，你願給我母愛麼，你，你的最忠實的孩子？

我不敢隱瞞你，這兩個星期以來，我一直是被苦惱的虫子咬食着。我苦惱，因爲我突然在我

們的友誼之間發現了一座越來越高，這牆有意要隔斷我們，分割我們。

殘簡

一

你走後，一股淡淡的哀愁，總像秋霧樣繚繞在我心中。有時傻起來，走在山上，對着這一城藍霧，直幻想它是我哀愁的化身。我自信是個最倔強的人，從沒有向回憶屈過膝。儘管過去屹立着不少的美麗記憶，但很少向它投過癡癡一瞥，尤其是在這比較勞碌的一年。然而，現在，無論走在街上，坐在家裏，站在江邊，混在朋友羣里，一些屬於你的回憶，總俘虜了我！有點甜，又有點苦！特別是擠在公共汽車上的人羣中，望着窗外的街景，身子被汽車震得有點飄飄然時，更容易想起你。我幻想你或許就在街上，西北之行只是逝去的一朵夢，你即會蝴蝶樣撲到我身邊的。在最忙碌時，偶然得暇，最容易想起一個人。這個人在夢里是這樣近，在白天却又這樣遠。

唉，菁，你爲什麼不來信呢？是不是在路上遇到不愉快的事呢？告訴我吧！快告訴我吧，愛！

今天是舊曆元旦，許多同事都出去了，只有我一個人守着這又空又大的房間。牕外夜色是這樣濃重，我不敢走出去。我只踱到副總編輯室，把身子藏在沙發里，聽話匣子裏所播散的法國抒情小曲。法國女子的歌喉是圓潤的，配上一問關鶯語花底滑「似地法文音調，我更止不住跌入回憶的大海里。旁邊瓶中的銀紅梅花輕輕散溢出靜靜芬香，然而你的鬢髮的芳香呢？我的頭這時禁不住往旁邊緊緊傾倚過去，你的肩膀呢？

你知道你的聲音與笑容對我的影響有多麼大！我不在了，我要聽你的紙上的聲音，看你紙上的笑容！沒有它們，如沒有鹽，我的生活夠乏味的。

來城里後，不管生活的重担怎樣苦痛，怎樣緊壓着我，我總得意着唯一的快樂：你能給我的快樂！如辛勞一天的農人，在抖脫沉重的工作後，他要到草地上散步，喘口氣，你就是我唯一草地。在你身邊，我可以躺下，可以自由散步，可以喘一口氣，可以幻想，做夢，計劃一切，並享受一切，而你的信，就是草地的聲音！

讓我聽聽草地的聲音吧！

.....

這兩天盤旋在心里的，只有一個字：信！

你的信！

你的！

only your's!

每天從外面回來，第一件事就是察看檯面，打開抽屜，看有沒有一角粉紅色或黛綠色或白信封，（你是愛用白信封的！）但結果總禁不住嘆一聲酸心的氣，看不見應屬於菁的一個字。

失望之餘，先是詛咒郵差或許誤事，繼而疑是工友壓下，終於想詢問一位管收發登記的女同事，但又說不出口，我的無言痛苦夠深的。

我多想埋怨：菁菁忘記她的好朋友了！但我不敢埋怨。我沒有忘記，菁菁曾用筆用口說過：她「很歡喜」我的。菁呀！在你身邊，如在有陽光的藍天下面，我感到太多的溫暖與光亮。但一串歡樂的日子過去了，我如一只不知足的鴿子，不知道藍天與陽光的可貴。現在，你是走了，留下了

陰暗與寒冷，鴿子再展開羽翼時，才開始嚐味到悲慘的一幕。我說「悲慘，」絕不誇張，只有我自已在繼續不斷忍受許多痛苦後，才知道這兩個字的分量。

今天N來，說十九日晨八時，在化龍橋看見大汽車帶走你與P，看見你們坐在許多男子中間，（我多嫉妒那些幸福男子，我為什麼不是他們中間一個呢？）看見你們在用力向他招手。他說，這些有力的招手當中，他看出你們心中的難過。我十足知道：菁在招手時，心裏該是怎樣抖顫與寂寞！如果站在路邊的是我，我當時該又是怎樣一種古怪的感覺！

人在寂寞時，常想起朋友，但在認識你以後，我寂寞時卻只想起「一個」朋友！是的，僅僅是「一個！」

然而，我在聽過N的話以後，雖然沒有親嚐分離的一杯苦酒，已預嚐到你的悲哀。我設想你在那許多陌生男子中間，內心不是最平靜的，雖然他們的笑聲與好話可裝飾你週遭的冷寂，但卻饑不飽你饑餓的心，燃不起你冰凍的靈魂。隨着車子的長馳，你腦海里或許裝滿新鮮意境，如一個第一次航海者，隨輕舟拍着海水前進，展開在你前面的是一片嶄新旅程。你將接觸新的大地與人民。但是車停了，你在山村野店憩宿，在昏黃的油燈下，對着低矮的天花板與短短的牆壁，

你會自然而然的低下頭。儘管你平日是一只百靈鳥，現在却會變成一只噤默的寒蟬。你會感到：繁華的春天過去了。

秋天把凋零的葉子帶來。

冬天的風吹起你的衣衫。

友人遠了，生人近了！

……

也好！這寂寞與淒清來得正是時分，你此行原是打算替我製造寂寞與淒清的。

……

三

二月廿八日及本月二日二信，想已收到。

說也奇怪！我倆的第一封信，竟同是在一月廿八日寫的，多巧合！你猜，這象徵着什麼？展開你的粉紅色信箋，我的心子有好久在「卜卜」跳。從你走後那天起，我一直在計算着

旅程，盼着你的信。盼着盼着，在極度焦燥中，信終於翩翩來了，我的歡愉可以想見。掃興的是，不知怎麼一回事，信口已被做開，不知是漿糊貼少了，還是被人偷偷拆開。我是說不出的煩燥。你知道我的個性。我太珍愛着我所愛的人的一切。凡是她給我的，一紙一信，我都不願別人偷嚐這裏面的美麗芳香，在未得她的同意以前。

讀你的信，如咀嚼一顆少女的純樸的心，我的嘴角一直在掛着微笑。你的信有點像我弟弟的信，情感重於理智，簡樸多於奢華，到處流露着春晨綠色林葉的清新氣息。從這裏，我看見你純潔的靈魂，豐富的感情。然而，不管一片土地怎樣肥沃，總得開墾，才能長出美麗的花朵，結出堅實的菓子。你的感情正是一片肥沃土地，得用哲學文學來開墾，你才能放射出輝煌的光亮，炫麗的顏色。妹，你得多讀一點，多想一點。我所送你的那幾冊書，都是極成熟的名著，你應該朝夕沉浸其中，一遍又一遍的讀，才能摸熟文字的迷宮，從而如一個老騎士，能駕駛文字，駕駛感情，調製出驚心動魄的圖畫！

昨天一個人到國泰看「魂歸離恨天」，這是由英國文學史上一本名小說改編的，極富文學意味，內容極纏綿悱惻，（我寄你一份說明書，）許多人都流下淚，但我却毫無感覺。沒有你在

旁邊，這些悲哀的故事有何意義？它雖然也會使我心酸，但一想到我倆的感情，我又搖頭了。我不信天下女子會像卡珊那樣意志不堅定，更不相信一個男子會像海光那樣殘忍。

不過，話說回來，這張片子有些鏡頭究竟是美麗的，又令我想起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那些夜晚。還記得嗎？十二月廿八日那一晚，我藉着天上星光，送你上汪山，一路上，我們如火如荼的熱情，極纏綿之致的溫柔，如果旁觀者看到了，感動的程度難道不會超過這張影片？妹，我第一次看見你的真正熱情，是在那一晚。我第一次知道你的真人格，也在那一晚。那比蜜蜂還甜的一晚，我永忘不了。

今晚，在未寫這信以前，我讀了法國拉馬丁的羅曼斯「葛萊齊拉」。這本書我過去曾讀過許多遍，這次讀了，仍然是深深感動。書中寫一個法國詩人與意大利拿玻里海島上漁家女的羅曼斯，兩人因身分不同，詩人返法國後，女子終於鬱鬱而死。故事悲哀透了，也美麗透了，裏面有許多描寫兩人相愛的幕景，每使我禁不住聯想起汪家花園。

四

這一個月來，除了月初一封電報式的短箋，就沒有再見到你的信。每天懷着最熱烈的期望等待！等待！但結果總是空虛！你是那樣殘酷，對我的熱情除說上兩句不痛不癢的風涼話外，還罵它一聲「沒出息。」現在則乾脆置之不理，讓牠如沙漠上的吶喊，沒有一絲回聲，沒有一點響應！

我真恨你！恨你！恨你！

我恨你天真得近於冷傲，慵懶得近於無情！我們在一起時，你對我是那樣關切，親密，分手後，却又如是冷淡，疏遠，這道理我實猜不透，一丁一點猜不透。

你只諷刺我太感情，却從不考慮我的感情該不該用。如果該，一千一萬個該，你為什麼顯出鄙夷不屑的神色？為什麼在信上老繙眉撇嘴？如果不該，你難不成以為我的感情應該變成無情？我的忠誠應該轉為虛偽？——菁，你得坦白告訴我！率直告訴我！

S 今晨搭船赴江津，轉合江，（T 希望他去，）昨晚和他在馬路上逛了很久，他告訴我，你有赴甘肅蘭州之意，唯主任不許，打算先到天水看看。

如一隻鳥，你現在是越飛越遠，越遠越為你所喜。年青人本應走一節遠路。你有一「往外衝」

的勇氣，我除了讚美，再沒有什麼好說。——只是當心惡劣的天氣與一陣驟然降臨的暴雷雨。

等待你來信時的心境是興奮的，但等待的希望一天天渺小時，這興奮也跟着逐漸冰冷了。對於你的寡情，我現在是說不出的灰心，難過。我希望自己能保持相當堅固的忍耐，不讓這點灰心僵硬了自己的感情。然而，當我的唯一伴侶瀟然遠逝後，我又何苦作踐自己，不放下那會唱的豎琴呢？——你是遠走了，連你的精神！

任怎樣熾熱的火，也禁不住一片冰水！火如果我以後沒有很多的信給你，請原諒，這是你昭示我如此的。

.....

五

你說我近來冷酷，這真是一個古怪的說法。（也是我第一次聽到你的說法。）菁，我對天下人可以冷酷，但對你，這怎麼可能？我怎麼忍？我全部的信，早說明我是感情到什麼程度，也是最好的辯解，聰敏的菁會從這裏瞭然一切。我常覺自己是一座火山，恨沒有爆發的機會，做夢似地，我

竟遇見你，認識你，度過我前半生最纏綿最纏綿的兩個月。在茶火樣的熱烈中，你匆匆走了，留下我獨嚐着孤獨况味。觸景傷懷，我的思念與時俱增。在無限的寂寞中，我胸中的火山終於爆發了，這便是過去的那些信。然而，你的答覆怎樣呢？嬌情與冷淡而已。我一次次叩你心靈之門，總無反應，固然，我們久已肝胆互見，款洽無間，無須再在紙面上標新立異，即使無一字牽及情愛，誰也不會辜負誰。就我自己言，除非此生永遠孤獨，否則，捨你別無伴侶。就你言，我雖不配做你理想的終生朋友，但由於過去你對我太好了，使我總迷信我有永遠陪伴你的榮寵。既如此，我們埋在心中的感情又何須外露在紙上？默默相映，豈不更理想？然而，話說回來，維持感情的，畢竟是感情，而不是冷淡；是狂熱與智慧，而不是枯燥與庸俗。再進一步說，人與人發生感情易，產生愛情則難，感情是白水，愛情是甜酒。無論言談行事，只限於我倆時，必須加糖，否則，你對我如此，對任何人也如此，則你何貴於我，而我又怎能得意着你的感情？從過去我的信上看，你可以發覺我對你狂熱到什麼程度，但你如自檢查，則你所給我的，又是什麼？我對你所說的，只限於對你，對任何一個其他人，即不如此說。我所說，只給你一個人聽，一個人看，我的一切只是爲你。但你呢？你用一般人的態度對我，對我說一般人的話，我怎麼不煩惱！八號給你的一封信，（用紅信封）是集苦惱大成的一

封，看了它，你可以知我的心境。坦白說，在你走後兩月，我每天很少不想你，念你，我總想像你會和我同感。然而，當我證明這些只是假想時，原先敏銳的感覺遲鈍了。我不諱言，有時我甚至不願想起你，而想起你，就感痛苦。

你知道我的感覺最敏銳，也最受不得委曲，我需要朋友體貼我，更需要我全生命熱愛的人體貼我，撫慰我。

說了上面的話，仔細想來，是件多餘。想着自己年歲漸長，迄今一事無成，老做着多餘的事，說多餘的話，於人於己，又有何益？寫到這裏，接朋友電話，說希臘屈服，浙江奉化淪陷，沿海吃緊，時局是一天嚴重，抗戰是一天天艱難，個人猶如此，情何以堪？

我希望你給我以熱情，更希望你能多充實自己。這半年既未入學校，則在社會上亦應時時觀察並認識環境。有機會，就該多看書。練習文章，我以為是重精而不在多。你的文章，很有才氣，但還須鍛鍊。有時，你的一些直爽與熱情的句子迷住我，使我禁不住讚美，但有時嫌太直樸，就缺少洗鍊。文章固然與電報不同，但簡練却是確切不移的原則。冗廢字句，都要大刀闊斧的刪削。猶如花園過，於逢勃的雜草雖有生氣，但却破壞了整個花園的秩序與和諧。只要多刪，你的文章就成。

多刪！多刪！的呀了嗎，「盡可能少用，這是我對你的唯一意見。」

你說新環境里，同處的合不來，但你得學應付，同流而不合污，切記！

「無論和誰在一起，都會和大家很好。」這是你的美德。爲什麼恨自己？如果你和一般人都好，而減低了對我的熱情，我雖悲亦喜。這正見出你的好處。就我個人言，我願意和每一個人要好，但我的唯一熱情却僅屬於你，絕不分散。而也唯有你，我才覺得就是自己的另一部分。我願意盡量交朋友，但我唯一所信任的，只有你。你是的，你愛，當你走來時，即使你在人羣里，我却覺得你的身軀特別高大，高過一般人之上。在你身上，我看見自己的影子。

G處未去，因爲不知他在哪一部。近來忙極，常常寫文章到深夜。寫這封信時，夜也漸深。但我立誓要寫完它，明天發出去。從某方面說，我現在却變得很枯燥起來。如一支枯草，需要灌溉。愛，用你的熱情灌溉我吧！

設想將來，總是美麗的。但你却常常害怕，多怪！有一天，我們真的寸步不離，永在一起了，你反對麼？自然，這個日子很遙遠，很遙遠。首先，我希望你在智慧與精神上能成長起來，結實一點，而對我有較深的認識。我雖然寵愛你，但不敢耽擱你自己的前程。

重慶這兩天很熱，每天出去應酬，苦中有時獨自出去散步，身邊化了三、四、五個，多可惜！有一天，我站在嘉陵江邊附近的松林里，月暈風涼，城內燈火輝煌，我突然傻想：要是菁在這兒，多好！但你何時回來呢？

爲什麼無端大哭？有什麼難過嗎？告訴我好不好？我當盡可能給你解決。我早說過：你是我感情旅程的終點。除了你，這世界上再沒有值得我狂熱的人。我愛你究竟到什麼程度，連我自己也沒法測量。說到究竟，我真不知道怎樣愛你好。你是太可愛了！對你的愛，是我的一種哲學。我常常要找一個有和諧美的女孩子，（Beauty of harmony），終於發現你，我的感情到你，成爲定型。我不諱飾：不僅過去，即使現在，有的是鼓勵我使用感情的環境，但我却很癱瘓，毫無所感。感情的激流只環繞你，往你衝去，多怪！

你大哭的另一個理由，或許是許多人都對你好。甚至有有的施用過濃厚的感情，而使你無所適從。再想到我，你不禁悲哀了。如果是這種情形，那對你倒是可慶賀的事，可幹嗎用眼淚來表示？說到這里，我似該說出我的態度，就是：你自己的事，當由你自己決定，我絕對尊重你的意見。只要有知道這種坦白意見的機會，我就不勝感激了。



第

四

輯

空白页

默想集

我現在獨自坐在牕下。這個小牕對於在荒漠裏的我，不啻是一片流水，或一片明鏡。在牠旁邊，我可以沉思，可以靜靜的體味我自己的姿影，可以靜靜支付一個早晨或一個下午，一個黃昏或一個夜晚。現在正是秋天上午，我又開始在紙上寫了。是的，寫，寫，我早已知道它是我的命運，現在更明晰的認識：這一命運將永遠和我纏在一起，就如貓和皮球纏在一起，狗和自己尾巴纏在一起。

今天，有生以來，我第一次覺悟：我不只要寫，並且還要不斷的寫，時時刻刻的寫。我在房內寫，在街上也寫，在水邊和曠野里也寫。我可以伏在樹幹上寫，可以跪在地上寫。一句話，今後我得永遠沉醉在「寫」裏面。如一個追尋食物或小獸的獅子，當牠發見任何一隻獸影時，立刻撲上去，追逐牠，抓住牠，把牠嚼碎吞下去，終於變成自己的血肉，我對於思想，人生，美，也正是如此，牠們全是我的狩獵對象。我在每一條街面上，在房中，在樹下，甚至在睡眠中，也在守候它們的影子，隨時要

獅子樣撲上去。這對我。是命定的。我必須這樣沉醉在野獸式的大歡喜裏，時時刻刻沉醉，然後我才能俘虜到藝術的各面。

我在紙上寫，就如音樂家彈琴。我的紙就是我的琴。我的筆就是音樂家的手指。我坐在桌前，就是坐在琴前。我聽見紙上的音樂。字句滔滔不絕的流出來，鏗鏘琅琅響着，彈着悲哀的歡樂的聲音。我豈不可以常藉此自娛麼？我爲什麼一定要到音樂家那裏聽琴？我也有自己的琴呵！不過，我的琴是苦的，粗糙的，它們只是一些又粗又黃的紙。今日的文藝工作者再沒有傳統的聰明兒。淨和紅袖添香的幸福了。我們是這樣被艱苦所包圍，突破這些艱苦，不是易事。然而，艱苦的琴聲也自有牠的美麗呵！

若干年來，我是被自己所騙了，我追求藝術，却在遠方追求。我總設想藝術的花園是在極遙遠極遙遠的遠方。一切凡是遠的，看不見的，都是好的，美的。我跑了許多許多的路，兜了許多圈子，始終找不到它。直到九年以後，我跑累了，無意中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竟忽然發現九年來我所尋不到的寶貝，就在我原來的出發點守候我。不只我，許多人也和我犯了同樣錯誤，以爲藝術是在遠方，却不知正在他們身邊。如果我們不能體驗身邊的真理，再哪裏能夠得找到真理呢？因此，

我不只在寫，我也在生活，我的生活就是爲了寫。我的生活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摺縫，全可溶入藝術中。「我」再不存在了，只有藝術存在，牠是我的救主，我的一切一切全侍奉了牠。過去我錯了，因爲我是以「我」爲中心而活着；現在我對了，因爲我是以藝術爲中心而活着。從今而後，這一個「我」要退在一旁，虔敬的變成藝術的忠僕。

在羅丹的全部雕刻中，最感動我的一個，是「沉思者」。這似乎並不是雕刻，而是一個海洋，任何人面對牠，就會跌進去，深深的被淹沒了。沉思者全身肌肉鬆弛着，似乎要不斷退縮，退縮，要把全身化爲一個鉛丸，甚至一個虛無。他要把自己的整個肉體溶化在思想中。他的狀態就是睡眠的狀態。人們或許以爲他熟睡了，做夢了。是的，他熟睡了，思想就是他的床，思想的各色各樣的波浪就是夢的花，他已沒有了「他」，「所剩的只是思想。羅丹錯了，這個雕刻不可以標題爲思想者，而應題爲「思想」。在這裏存在的並不是人，而是「思想」。人被思想的酒精沉醉了。思想在他每一個血管裏游泳着。他聽得見思想的音樂，看得見思想的圖畫，嗅得到思想的氣味。思想是紅熟的蘋果，又美，又甜，又芳香。「人」沒有了，只剩下一些象徵，一些啓示……在這裏，一切是最

靜的，最潛藏的，最退縮的，最硬化的，然而，整個宇宙全從這裏汲取得生命，整個歷史從這裏得到輪子及原動力。還有比這個雕刻更可怕更誘惑的嗎，太美了！太美了！看了這個雕刻，誰不想變做思想者呢？

在我們的生活裏，有兩種情緒最難消受。

一種是無可奈何的惆悵。——當我們正在興奮的情緒中，忽然有友人宣布要離開我們到遠方了，或有人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要搬出這個我們很歡喜的古老宅子了。這時候，好像醉意中拂來一陣輕微冷風，它並不太冷，却比最冷的北風還難受。難受的原因，就由於它的薄寒，一種輕微的惆悵。裏面有美麗在，更多的是無從捕捉的渺茫迷離感。我們似乎失去了很多東西，其實並沒有失去什麼，這不過是短短一剎那的感覺。當我們在夜半時分，在那將醒不醒之際，在夢與現實的混合境界中，我們不常常感到一種剎那的幻滅？一種說不出的空虛感與寂寞感？這也是一種輕微的惆悵，不過比我們白日所感到的較短促較迷忽罷了，特別是在陰雨天及秋冬季，這種感覺尤易出現。歸根結蒂，我們的情緒或思想只是一串長長的鍊子，如果每一節鍊代表一種

活潑愉快的生命，這鍊與鍊脚接處似乎就是一種空虛惆悵的潛藏所，只不過是那麼短促的一節。這種惆悵很易令人頹廢，感傷，如果自持不住的話。

另一種是厭倦與空虛。——對一切都厭倦，對一切都感覺空虛。覺得生活似乎已走到盡頭，再過去就是無底深淵。什麼都不想做，什麼都不想說。做了說了一點後，則對這所做所說的發生莫大厭惡。厭倦自己，厭倦別人，心境則很蕪亂，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前一種惆悵是酸溜溜的滋味，猶如橄欖裏面含有巨量辛酸，這第二種則是任何滋味也沒有，乾燥發煩。它有時有臥在麥芒中的感覺。有時則如陷在泥淖中，渾身似害了大病，這是一種無病之病。有時還起一種反胃及嘔吐的感覺，感到現實的鞭撻，感到黑暗與光明，只是缺少一種原動力，如汽車壞了馬達，無法開動。在這種情形下，只有狠狠的下一錘擊，才有病痊的希望。

這是一種最悲劇的悲劇：人必須工作！工作其實就是一種沉醉，一種自我麻醉，與喝酒抽雅片一樣，不過後者害多利少，而前者利多害少耳。我們在生活裏另外再找不到更好的沉醉，只有工作。在工作時，我們才能忘記自己，連帶自己的煩惱。可憐！我們被逼不得不用工作來使我們忘

記自己！這又是怎樣無可奈何而絕望的事呢？唉，沉醉吧！沉醉在工作裏吧！當我說這兩句話時，我抱着最悲慘的心境。我等於說：抽雅片吧！熱烈作輪盤賭吧！此外，生命還有何辦法來排遣且免掉煩惱呢？

愛吃的人，費一天時間調製一樣菜，這也是工作！愛化粧的人，費三四個小時來打扮，這也算是工作！一句話，人必須常常痲痺。一想起自己就是一種苦痛。

在人類的面前，有許多魔術幻景，彷彿是機關中的獅子老虎，許多人全給這些機關嚇住了。如果你真有勇氣去打擊牠們，牠們會變成很好的一扇門，或一條路，引你通到新園地。但在那新場所，也有許多新的機關獅虎等你去打。只有識得人生那總機關魔術者，才不會感到大阻礙。但這一點「識」却也是流了多少次汗以後的經驗！

「人」這一個字可作如是解釋，即：「想盡方法保存自己！」釋迦基督常被斥為「不是人，」是神，即因為他們沒有設法保存自己之故。

想到自己痛苦時，越想越痛苦，想到別人痛苦時，立刻就忘記自己痛苦了。

人生中有兩種最普遍的增界一是了悟一是感動。前者是智的，後者是情的。前者是超然的，優越的，後者是悲天憫人的，萬物平等的，（佛即衆生。）前者是向外的，後者是向內的。前者是科學，後者是宗教。

同情與憐憫是生活裏的鹽，有了牠們，生活才有意義。幫助人以後的愉快是無法分析的。我們有這麼多受苦受難的兄弟，只有在面對他們時，我們才覺得是面對人生。爲他們工作，生活才不空虛，才心安理得。生命如不作爲施捨，生命又有何意義？

自己越顯得空，則所容納的東西越多。精神也是如此。真正，我們一個人所知道的太少了，我們怎麼能常常對人大言不慚？謙虛者是最討便宜者，他把一切都吸收了。

所有智慧中，最高的智慧是：覺得我們一無所知。這是一個高峯。凡是爬得越高的人，則所見的似乎越遠，也越渺茫。那些在平地上的人，自以爲看得很清楚，其實看得太淺太少，他不知道視線周圍之外還有一個遼闊的世界！

對於一個真正懂得生命的人，生命隨時都會在他耳邊響，在他眼前發亮！沒有走遍世界，熟諳古今名書的人，不配厭倦生命。

說到底，我們是生活在人間。在這個人間，自然只有「人」最重要。離開這個原則的人，儘管他如何高妙，終爲人羣所棄。他自己明明受人羣之蔭庇，反而損害人羣，或侮蔑人羣，人羣怎麼能容他呢？這不是道義問題，而是現實問題：人第一！

如果要寫一篇很美的或很俏皮的文章，則二十歲以前的青年都可能做到。如果要寫一篇耐咀嚼的含義深刻的文章，則非歷盡人生酸辛或遭遇到非常悲劇的中年人不辦。我們平常所指青年天才，大多指前者言，然而這不是最成熟的菓子。最成熟的菓子所含有的醇厚味道，絕不是未成熟的菓子所能想像得到的。那裏邊含有一切最圓滿最沉醉最豐富的滋味。當我們看見一個紅熟的帶着金色陽光的蘋果極自然的自動從樹上落下時，它正是一件完滿藝術品的象徵。

生活如一條波濤洶湧的河流，要在這河裏掬水，必須特別謹慎。同樣，我們要捕捉住最動的動，必須先有最靜的靜。因此，在描寫任何一場大風暴時，有時不妨讓風暴把我們捲走，但有時也得置身於風暴之外。

生命是無量數的動與無量數的靜的揉合，換言之，就是無量數時間的延續與無量數空間的延展。這一個交叉錯綜，正好織成生命。要捕捉生命全體，必須牢執住這兩者，忽一不可。前者是音樂的，後者是圖畫的，文學則包含了音樂與圖畫。

我們的思想也和肌肉一樣，越是運動它，則它的彈力越大。好的思想家正和體育家一樣，也是一個良好的運動員，但只是精神運動員，而非肉體運動員耳。因此，我們應常常使思想得到運動，增加牠的感應力與彈力。我們的思想要像琴弦子或鋼琴鍵一樣，輕輕一撥就可有美麗迴聲。我們的思想也如三稜鏡一樣，透過牠，全世界都是五光十色。關於思想的運動，是沒有時空限制的。我們應養成隨時陷入沉思的習慣，正如一個農夫具有隨時能揮斧的習慣。讓思想成爲一支箭，直射入真理的核心。讓思想成爲一塊巨石，直沉入真理的海底。

水至清，則無魚。蒸餾水最潔，但既無味，亦無足資營養的雜質。此外，酒精糖精飲多了，也會中毒。因此，太清太精都不好。把人生看得太透太清了，（其實並不是真透真清，）就會素然寡味。唯其模糊一點，朦朧一點，才美，才有吸引力。過去我覺得人生是一片透明的玻璃，雖清晰，但異常空虛，因此我每感厭惡。今天我忽然覺得人生是毛毛茸茸的一團，唯其披有霧紗，我忽然覺得它有熱力，有吸引，給我一種刺激，為我燃起一種狂熱，這狂熱在這兩年來是少有的。

在所有藝術中，最富有綜合性的空間藝術是建築；包括空間時間而為一切綜合藝術之大成的，則是舞蹈。舞蹈實亦由建築的概念演繹而成。鄧肯自謂其舞蹈藝術淵源於希臘古瓷瓶上的磁刻像與畫像。而梵樂希則認為建築就是原始人的裸體姿態的最好寫照。可見建築中原就含有舜踏姿態，特別是那森林式的戈特式大教堂建築。建築與舞蹈全是立體的。後者更包括了前者。生命永遠在舞蹈。藝術也永遠在舞蹈，只是舞蹈的程度有深淺。但未來的一切藝術顯然要漸脫離單純的平面的音樂性或繪畫性，而走向舞蹈與建築的綜合的空體之路。因此，我所準備寫的一本大書，其整個姿態，就是舞蹈與建築的化身。它有舞蹈的流動性，與凝定性。在某種程度，

又有建築的堅硬性，浮雕性，沉着性；在舞蹈的開展中生命乃顯出河流平靜的與騷動的波浪光影，明暗，錯綜，凸凹。

有了鐵路與飛機，人與人雖然遠距萬里，却顯得近了。交通征服了空間時間，而隔閡人與人的最大阻礙也就是空間與時間。在人的精神上，只有藝術能征服空間與時間，把人結合在一起。因此，在一切最危險的事物中，只有空間與時間最可怕。（巴斯加說：『那無窮空間的靜令我害怕。』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在任何理論中，行動中，如果我們還能顧及空間與時間的限制，則失敗與煩惱將會減到最低限度。

中國古人謂：『誠則靈。』誠似是最笨拙的，却往往是一切智慧之源泉。我們越誠，則越能燭照出一切人間相的虛偽，欺詐，淺薄，彷彿油脂污穢浮在清水上一樣。鄭板橋謂：『難得糊塗，』此糊塗與誠差近。這種人內在越聰敏，外在越糊塗，並且知道自己的裝糊塗，而故意吃虧。這是修養的最高境界。古書中所謂仙人佛祖，都是這種境界。一個人本來不只是一個人，他可以包含一個

糊塗的人，一個聰明的人，一個熱烈的人，一個冷酷的人。需要那一種人出現時，他就變成那種人。封神榜上云：「老子一氣化三清，」實則五清六清都能「化」也。

一片小小園景，如有幾座假山遮擋，一座竹林掩映，就會現得非常深奧不可測。客廳裏有兩座屏風，則客廳的面積也現得大得多。河面上有點霧，則河對岸的一切更美。陣地上放一點烟幕彈，敵人就難測究竟。我們的「糊塗，」也只是我們的假山，竹林，屏風，霧，烟幕彈，它使我們深奧，大，美麗，難測，且具有防護作用，猶如甲蟲的保護色。（許多甲蟲與泥土或青草同色，由於這種最平凡的色，牠們很不易受害。）

如果以河流來象徵一生，則人生態度大約可分為三種：

1. 完全沉浸於河水中，這種人最感到充實。
2. 有時在河中沉浸，有時在岸上徘徊，這種人最徬徨無定。
3. 始終留連在岸上，望着河水發愁，這種人最苦悶悲傷而感到一切皆空虛。

旅行的人常常想：前面總有好風景。在這樣自欺自騙的想頭中，他們終於在旅程中倒下去。如果他覺得前面並沒有什麼好風景，而只是墳，那他怎能再往前進？希望！希望！我們總慣於用希望欺騙自己。如不這樣騙自己，我們實在無法活下去。因此，我們只有欺騙，然後才能活下去！

我現在懂得××了，他是不願自欺自騙的人，這樣，他所得到的只有苦痛。沒有什麼能鼓勵他，吸引他。這似在黑茫茫的荒野上，另一個世界的人儘管怎樣歌唱太陽，但荒野上的人對這些歌聲怎能領略呢？那是隔一個世界的產物。

××是一個滿身鮮血淋漓深受創傷的人。如果他有宗教信仰，他或可以渡過這一危機。但他偏偏無宗教信仰。因此，他只有對一切詛咒，而隨時珍惜那隨手可取得的極少的溫暖——愛情。他是個被恐怖與迫害壓碎了的人，雖然活在太陽下面，他仍懷着黑夜的感覺。在光明中，他感到可怕的陰影。在春天，他感到可怕的冬天。以前，第一次歐戰後，有一些士兵得了「恐彈症」，在好好的和平地方，聽見麻雀飛，他以為是子彈響了，這是心靈受了太深的創傷與魔魅，他的心歪扭了，病態了。對於這種人，如果環境再給他新的損害與魔魅，他自然只有不斷的永恆的詛咒！然而，這種迫害也得看本性的反應。太注意自己得失的人才會有這種病態的絕望。如果能注意千千

萬萬別人的苦痛，則不會自暴自棄的。一個真正的強者，接受到迫害越多，反抗越大。他不會偷偷旁觀只發牢騷的。因此，或者出家做和尚，或者在人世裏戰鬥，是或否，只有兩條路可走。只有中庸者才騎牆！

所有我們說的做的，歸根只有一個目的：抵抗死！有的人勇敢赴死，如許褚赤膊戰，但這正如喝醉酒「盜窰子」，（註）一半是迷失了本性，這種人其實還是怕死。他們外表所以不怕，只是犢生不畏虎，沒有見到死的真面目。世界上這種人很多。

大抵生平遭際較苦的人易悲觀，遭際較優的較樂觀。前者如能樂觀，是真樂觀。後者如能悲觀，是真悲觀。否則，全成爲環境影響之奴隸，自己既無自由思想，又何從言什麼「觀？」

（三十二年十月下旬）

（註）「海窰子」即盜死屍。

沉 思 錄

「一」是美與善的象徵，「二」是智慧的象徵。

當你沉入靜里去了解靜時，你的狀態是休止，你並不知有靜存在否。當你的思想開始分析靜時，你已離開靜了。同樣，當你用靜的理智分析動時，所得的並不是動。當你沉入動的奔流中去體味時，你已忘記了一切，並不知尚有動存在與否。——當我們真正接觸到真理時，真理對我們已無存在意義，當我們抓住真理的存在意義時，我們所抓的已不是真理。

如果離開了人所加的意義與價值，一切存在只是空虛。只有在我們思想活動而感覺活潑潑的行進時，生命才能存在。冷靜分析動流時，這種靜也就是動。

人類文化的全部歷史，只是「表現。」生命的各色形相也只是一種「表現。」必須表現，世界才是世界，宇宙才是宇宙。沒有表現的宇宙是一種不能想像的最可怕的畫面。

絕對的死滅：靜，假如地球或宇宙真有一天達到這個境界時，那是一種最恐怖的状态，因為牠是一種不能想像不可思議的狀態。可想像可思議的事物，即使是可怕的，總也給人一種活力，一種鼓勵。只有最深澈的病態悲觀者，才願以一種不可想像的絕對的靜止黑暗為唯一止痛劑。

當我用理智時，我會悲觀，只有我讓感情起來時，我才覺得生命是愉快的。用理智時，我只有恨。用感情時，我才能愛。恨能給我力量。當我處理繁雜的實際世務時，我是用恨做原動力。當我用筆抒寫我的美麗幻想時，我是在愛着。在我的作品中，用愛寫出來的有光，有內在的連串氣，但缺少力量。用恨寫出來的文字是暗啞的，不連串的，但有力量——詛咒是一種力量。

在我的天性中，白天的成分多於黑夜的成分。我比較愛白天，這是一種愉快的愛。當我在黑

夜里感到一種甜蜜時這時我常感到一種古怪的淒酸。

平靜的情感是酸甜的，溫柔的，和平的，美麗的，當我真正愛一個人時，我會流出這樣情感。當我恨的時候，我的情感是粗魯的，難看的。

情感跑到極端，乃變成理智。爲了陪愛人，我們可以三天三夜不睡，但這樣做時，我們是理智的，安靜的，並不會有狂亂的激情。

感情最濃時，作爲代表的並不是狂叫，而是輕輕的一點嘆息或幾個字。

日本人爲了向黃濬買「封鎖長江」四個字，化了四百萬，一個字值一百萬。字本身沒有價值，但當它代表幾十萬人的生命與死亡時，它乃有了價值。愛這個字所以比一切的字還偉大，因爲它所代表的是一種無價之寶……字是一種高貴的代表，一種象徵。文化也是一種象徵。世界

上只有兩種存在，一種是實體的存在，像戰爭，死亡等等，一種是非實體的存在，——文化，它是象徵。神話與科學有同樣價值，二者同為象徵，前者是為象徵而象徵，後者為非象徵而象徵。

人家所看見我的臉，常常是平靜的，微笑的。我的眼淚却沒有人看見過。人們看見我的海洋的靜面，却看不見我的海洋的暗流。

當我孤獨時，我覺得自己很苦，很愚蠢。當我為驅除自己苦悶而去訪友人時，在他們那里，我發覺他們比我還苦，還蠢，這叫我忘記了自己的痛苦。——發現友人痛苦的時候，本來痛苦的我倒快樂起來。——痛苦只有在孤獨時才成立，兩個痛苦就是一個快樂。當痛苦遇見另外痛苦時，第一個痛苦立刻變為快樂。

一切的錯誤都無關重要，只要能代表一個時代就行。我們的任務只在象徵目前這個時代，包括牠的缺點。人飲水，人住房子，人如病了，則水與房子多少都要負責任，牠們都有毛病。人活在

一個時代里人如有錯誤則是時代的錯誤

耶穌釋迦孔子是宗教創始者，凡創始者都要佔便宜；因為一切的文化價值都以他們為標準。既然標準，他們的地位就不易搖動。我們如打倒了孔子，則中國文化全部歷史都要推翻，這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悲慘的。如耶穌被斥為愚妄者時，則這個世界又還有什麼真正偉人能存在？人對偉大的堅固性又怎能有信心？人類為了粉飾自己的脆弱情緒的信心，（相信永生不朽，）不得不尊耶穌等人為偶像。至於後於耶穌的人，當然要吃點虧。

耶穌等人的偉大與時間有關係，因時間之久遠，本來很小的，影響也很大了，此所謂賣老招牌是也。時間與聲名成正比。

歷史上只有最先偉人與最後偉人具有最高價值，前者是捷足登先，後者是後來居上。

人類對故人的崇拜較深於今人，站在自然命運上，這是合理的。我們對於老人總要客氣些，對於死人更客氣些，對於愈古的人當然更客氣。這並不是說他們一定比我們強，乃是同情心的表現。——就是，沒有人保護的人，越有受保護的機會。

平常人終日爲生（第一級生）苦惱，有哲學趣味的智者仁者爲死苦惱。解脫死以後，不怕死了，却厭生了，如是又有生的苦惱（此是第二級生）必須再解脫生的煩惱，方是大完人。因此，最好的公式是：

生——死——生——無生死

怕死與愛生是同時產生的，如不怕死，當厭生。——這是一般人的情形。惟大智者才能不怕死，不厭生，這却近於神仙了。

神學只能有下列三種命題：

命題一——上帝造人。

命題二——人造上帝。

命題三——上帝就是人。

基督教認爲上帝造人，而又認爲人有自由意志，這是基督教的致命矛盾。

理論的是非，只有在理論上，它才有價值。如在不需理論的場合，則是非即不重要，理論也不重要。因此，理論者不要忘記自己的範圍，——理論王國裏。真理的活動範圍，只在理論場合中。決定真理的，並不是真理論，而是人的衝動和若干行動的綜合。

夜間，天空有模糊的光。我坐在牕外，靜看大風中搖擺的樹葉子，這些葉子海樣起伏着，它們的波動狀態是一種奇觀。誰能愛它們這種姿態，才能真正了解生命。生命的真流在此姿態中。這是一種迷茫，一種飄忽無定，一種最深沉的動。你不知道究竟樹葉子被風吹動，還是風過樹葉子

而自動。我們並看不見風。風在理論上才能成立。我們只看見葉子動，動得很美，因為動得很自然，很天真。它們的姿態是一種天籟。天籟就是天真。從這天真里，你可以捕捉住藝術的真正源泉。藝術雖然是人工的，但必須人工得很天真，才有美。換言之，必須人工得很和協——在這裏，聲樂是最好的證明：凡不自然的聲音就不美。

自我是一個藝術家的最好試驗品。真正了解自己，把握住自己，也就真正了解全人類，把握全人類。

新鮮總是可喜的。因為新鮮代表一種流動。凡流動總是新鮮的。早晨所以那樣可愛，因為牠代表生命的流動的開始。牠代表一個新的感覺。懂得生命的人，有時在一天中就可咀嚼一生。他每天都可以玩味一次生命的誕生。我最愛在早晨坐在窗下，在院子邊，偶然點起一支烟，看着烟絲靜靜飄動，靜觀院中陽光的圖案畫，以及樹葉子投落在地上的錯綜影子。鳥輕輕啁啾，細碎而清越。也有風，但很小，甯是一種較流動的清新空氣，而不是風。這時我自覺是在享受生命。而生命

對我的最大酬報，就是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生命對我的最大酬報就是一聲鳥叫一片樹葉子的搖動。

在我的個性上，愛是一種讚美，恨是一種詛咒。在另外的人，恨有時倒是讚美，愛却是詛咒了。

必須有一種興趣，一種熱，生命才能進行。槁木狀態無興趣，無熱，乃可怕。近來有時我覺得自己是槁木狀態，沒有慾望，沒有愛憎，沒有激動，不想動作，微微有點昏睡狀態。在修行上講，這該是近於神仙的狀態了。假如我就這麼靜下去，我可以不吃不喝，直到「靜」死為止。這自然也是精神的衰老，而非肉體的衰老。在心靈上，我自覺已走到人生盡頭，到達老年。愛，死，名，利，活動——一切一切，對我無關重要。我隨時都準備死。死之對我，寧是一種愉快的休息。

所謂得道以及超凡入聖，只不過是一種自我催眠，——最高的自我控制。

我歡喜兩種最相反的狀態：一種是狂風暴雨和萬馬奔騰，一種是深沉的靜夜和坟墓式的古潭。前者是大動。後者是大靜。前者是生命之精神的自然飛躍，後者是自然休息。生命的一張一弛，乃是自然現象。

假如我的精神衰老了，那是可喜的。假如肉體衰老了，那是可悲的。精神的衰老是成熟的階段，是智慧的最高成就。一切人生哲學與格言，只不過把老年人的真理告訴青年中年人，叫他們早一點變成老年人而已。

愛使人獲得大氣，大人風度。恨使人現得像小孩子。

思想的太成熟有一種危險，——腐爛的危險，正如成熟的菓子一樣。能永遠保持思想的紅熟，那是一種智慧，必須加上苦干鬥爭，才能維持心理的永久均衡。

當你精力年青時，你始終不知道生命。當你知道生命時，你的精力已沒有了。易言之當你獲有生命時，你不認識牠，當你認識牠時，牠已離開你了。這是一般的悲劇。

善與惡，是與非，它們的定義並沒有意義，也沒有爭辯價值。只有在實際活動中，它們扮演真實面目了，意義才被正確估定。但這估定也只是暫時的，剎那的。善惡是非也正如演員一樣，這點鐘牠可以演上帝，下點鐘牠可以演魔鬼。——名詞的意義永遠是相對的。只有在實踐時，牠們才可以過渡的暫時的絕對。

快樂時我沒有什麼意見。只有悲哀時，我才有意見。思想是為恨世者設立的，不是為愛世者設立的。

空閑時我偶然抽一枝好烟，喝一杯好茶，我滿足了。這是我的生活目的之一。這是我從生命所得的酬報。忙碌時，我佔領生命，但我不能玩味牠。閑暇時，生命離開我，我却能欣賞牠。

(一九四四年)

火燒的都門

習作小輯之一

著者 無名氏

主編者 無名書屋

出版者 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

發行者 蕭璉

總發行所 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

上海九江路二一〇號一〇一室

電話一八三七九

華北分發行所

北平王府井大街四六號
真善美圖書出版公司北平分公司
馬德增書店

無名叢刊第五種 本書保留一切權益

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無名叢刊：

北極風情畫 已八版

塔裡的女人 已八版

一百萬年以前 已再版

火燒的都門 已出版

露西亞之戀 已再版

龍窟 已出版

無名書初稿（共七卷） 共七卷

第一卷 野獸·野獸·野獸 已再版

第二卷 海 艷 已出版

第三卷 金色的蛇夜 將出版

作者：無名氏

